

新 生 戲 劇 叢 書

徐 昌 霖 主 編

尹 伯 休 改 編

新

水

滸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二二〇四號

陶亢德主編

天叢

★
下書

德國生活	實價六元正
美國生活	實價六元正
歐洲英國	實價五元二角
在戰事後方	實價六元八角
在英倫前線	實價七元正

西洋雜誌文觀止 (全書四冊)

一、二冊已出 每冊實價五元正

魯迅名著 司公具文書圖生新 劇叢書

阿

實價六元正

現代海濱劇選

走

實價六元六角

最新出版

新公文手冊

公務人員
人人必備

徐昌霖
主編

尹伯休：新水滸 3.00

馮亦代：第五縱隊 4.50

趙菁深：如此北平 3.50

實益芹：海 叢 4.00

青年勵志叢書

處世哲學

感爾露著 林健吾譯

實價五元正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發行

地址：重慶民族路二二四號電報掛號六六七四號

新 生 戲 劇 叢 書

徐 昌 霖 主 編

新 水 滸

尹 伯 休 改 編

新 生 圖 書 文 具 公 司 印 行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七 月 出 版

新生戲劇叢書

新水滸

改編者 尹伯休

主編者 徐昌霖

發行者 戴行遙

發行所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實價國幣三元正

外埠另加郵運費

重慶民族路二三四號

「新生戲劇叢書」總序

有人說時代是最好的試金石，那麼拿我們的演劇藝術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時代裏所立下的英勇戰績來看，演劇藝術對於我們抗戰建國的偉業的供獻，是無用我們再贅述的了。

抗戰四年來，我們的演劇藝術是最受廣大的老百姓們所歡迎的，它普遍在全國每一個城市，每一個鄉鎮；它活躍在我們的大後方，它奔馳在我們的最前線。在這建立偉大的新演劇的實踐中，全國每一個角落都在高喊着：「拿戲劇書籍來！」但是我們的出版事業呢？却遺落在全國廣大的愛好戲劇藝術的同胞們的工作熱情和進度之後，因之，許多愛好演劇藝術的同志都因為求知慾的不能滿足而呈于苦悶狀態中，這我們的出版界在廣大的讀者前面是會感覺到慚愧的。「新生戲劇叢書」的刊行，我們第一個目的，便是打算在這一方面盡我們一分微薄的力量，向全國從事演劇藝術的工作者那麼火一樣的热情學習！

「新生戲劇叢書」除了刊行較長的多幕劇外，其他便于規模較小的各戰區劇團和學校團體上演的獨幕劇，我們也打算搜集。此外，把世界各國最優秀的不朽作品介绍到我們劇壇上

來也是。「新生戲劇叢書」的任務之一。我想這對於我們新中國的演劇的成長不會是沒有好處的。

的確，現在出版本書的困難實在太多了。後方的印刷困難、紙價飛漲，人工更駭人，聽說今天的紙價已經漲到壹百多塊錢「一令」，排工已經漲到廿五塊錢一千字，印工也漲到四十元以上，裝工更不必說了。我們相信以後的物價還是要繼續不斷的往上漲的，以後出版上的困難無疑的更會重重加多。但是我們決不能因物質上的困難而使我們的工作停頓，我們決不能讓我們大後方的文化出版事業窒息在物價的高壓下，我們要以艱苦奮鬥的精神，配合着搶火似地動作，來戰勝一切物質上的困難。我們要出書！出書！出書！

當然，我們力量很有限，「新生戲劇叢書」的成長，還仗全國戲劇界的同志的指導與協助——這是我們最懇摯的企望。

最後，我相信新中國的演劇藝術在最艱苦的環境下一定會開出燦爛的花朵，收獲到最美的果實！

中國是要生新的！

徐昌霖

一九四一，十二，十二日

序

這部劇作，是根據谷斯範先生所著『新水滸』小說一回至十八回的一段故事，改編而成的。這部書，凡看過的都知道，原著者根本就還沒有寫完的。採取以鄭團長作為本劇的中心人物，恰好，從一回至十八回，正可以告一個段落，以一個極其悲壯的畫面而終場。

因為所改編的僅限於原著一部份的材料，所以最初的劇名，原想用『血灑江南』或『太平橋』的；後因叢書的編輯人，徐昌霖兄，認為仍以保持原名較好，故劇中雖無類似『水滸』型的事跡與人物，仍名之曰『新水滸』。

改編這部東西的動機，是發生在去年春天寫完了四幕劇『兒女春秋』之後。這部小說，過去，雖曾聽見好幾位朋友說，寫的不錯，但總沒有機會一讀。『兒女春秋』完成後，纔從一位朋友處借得一本。經一夜的工夫一氣讀完，內中的幾個很戲劇化的典型人物，為鄭團長，六師爺，張鎮長，張太太，阿七，阿七嫂，羅三爺，甚至阿喬，胡林等，都很使我喜歡而感到莫大的興趣。心想，如果能把這些人物很適當的搬上舞台，通過戲劇藝術，更形象化的將他們活現在舞台上，那一定更顯得骨有血有肉，將收到更多更好的效果的。

經過一個相當時間的籌劃，雖然改編是已經完成了，而結果，却并不像理想的那樣圓滿。

經過這一次之後，使我深深感到：改編工作，實在較之創作為難，尤其是將別人較長的

小說改編成戲劇更難。因為小說着筆的範圍是很寬廣的，沒有什麼嚴格的時間的限制，無論人物怎樣的多，事情怎樣的瑣碎與紛繁，隨時隨地都容易去處理一搬上舞台，就沒有那樣的自由了。——既受到舞台的種種限制，却又得盡可能忠實的全盤托出原作的精髓，而且有許多地方還得加重它的戲劇性或從新將它變的更劇化起來。這樣的工作，除了僅在故事和局部的人物創造方面可以省去一些腦力外，較之完全由自己來寫一部創作，實在是要繁難得多，而且還不容易討好。

因為自己的力量有限，這一部改編的東西，不僅說不上有一點什麼成就，並且一定還存在了不少的缺點，僅就本人直感所及，就覺得，第一，因為太注重幾個人物個性的發展，致未能兼顧的將整個機構更充分的緊密起來，同時，有好些對白也還不够精鍊；其次，在其他次要的人物方面，為王爾基，蘇軍醫，徐營長，宋排長之流，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個性的表現，未能達到原作的那麼顯明。……

所有這一切的缺點，還望戲劇界的朋友們多多指教，以便在上演之前加以修正。

伯林卅一年四月十五日於渝。

新水滸

時 間：

民國二十七年元旦至一月十四日。

地 點：

太湖南岸湖州縣屬雙橋鎮及羅家莊，雙林等地。

登場人物：

鄭許國 三十五六歲，上校團長。

黃傑 二十九歲，中校團附。

徐性堅 三十二三歲，少校營長。

蘇光庭 四十歲，中尉軍醫官。

宋夢雲 二十四歲，中尉排長。體弱，多情善感，狀若女子。

張得勝 二十歲，鄭團長勤務兵。左眼有吊疤，嘴裏一粒金牙。健康，活潑，愛胡鬧。

張達誠 五十餘歲，雙橋鎮長。

張太太 近五十歲，遠誠妻。

馬兆麟

約四十歲，雙橋鎮公所職員，人稱「六師爺」，別號「老水牛」，細眼，光頭皮，又黑又胖。

老金 約四十餘歲，遠誠傭人，駝背。

阿七 三十七歲，酒店老板，紅眼皮，有點「鈍頭脾氣」。

阿七嫂 二十餘歲，阿七妻，略具姿色。

王爾基 二十三歲，中學畢業生，雙橋鎮保長，戴玳瑁邊眼鏡。

胡林 二十四歲，木匠出身，膚黑力大，外號「活閻羅」。

阿喬 四十五六歲，船伕，頸長，惟固執，外號「長頭頭」。

羅豐 三十七八歲，張遠誠姪女婿。人稱「羅三爺」，羅家莊鄉長，好義勇爲，身材

高大，目光炯炯，甚是威儀。

何先生 六十餘歲，羅家莊一個塾師。

老李 二十多歲，羅三爺男僕。

劉班長 三十二三歲，鄉區自衛團班長。

小寡婦 三十四歲，婆家姓王，燒餅店主，妖嬈，潑辣。

島田 三十餘歲，小鬍子，敵宣撫班長。

其他 士兵數人（衛兵甲及偵察兵在內）。

下級軍官數人。

酒客數人。

力夫數人。

路人數人（市民某在內）。

十二三歲小孩一人。

抱乳孩的婦人一人。

敵宣撫員一人。

敵兵二人。

第一幕

時 間：

一月一日上午。

地 點：

雙橋鎮岳王廟前。

登場人物：

鄭團長 黃團附 張鎮長 衛兵甲 張得勝 六師爺 張太太 王爾基 阿七
 阿七嫂 老 金 市民某

佈 景：

舞台正面偏左係圓木都大門，門外有石塔數級。緊接圓都右側向裏斜入，係岳王廟大門。門楣上有「岳王廟」三個金字。門外不遠用門板搭成了一個演說台，台上掛着總理遺像及委座肖像，兩邊懸着黨國旗，一盞香火桌擺在台口，蓋上一條床毯，擺着兩

盆紙花。廟門外偏右（即舞台右前角上）有古柏一株，枝葉繁茂，全部遮去了演說台前的那個大空場。

幕啓時，衛兵甲持槍立團部門外守衛。張得勝坐在石階上擦皮鞋，鄭團長（全武裝）與黃團附（便軍裝），則立於團部門首右側。一個「慶祝元旦并預祝抗戰勝利大會」的白布橫額，穿在兩根竹竿上，捲着，斜立在石階下右側角上。

鄭：黃團附！今天是抗戰後的第一個新年，這次大會的意義，不僅慶祝元旦，同時也要預祝我們的抗戰勝利，所以應該很鄭重的來舉行。現在（看看手錶）開會的時間就快到了，你得馬上上去告訴大家，都把軍裝穿起來，立刻集合到會場上去，越快越好！

（黃團附還未回答出，張鎮長已從路右匆匆跑來。一望見鄭團長，忙摘下西瓜皮帽，小心翼翼的走上石階。）

張：（慚愧的）鄭團長！是您叫我嗎？

鄭：我要你召集全鎮的民衆到岳王廟來開會，是怎麼的？

張：是，是，鄭團長！不過，呃，不過，……

鄭：（怒）不過什麼？又不是向你要糧要餉，老是做起這一付愛扭扭相幹嗎？

張：呢，呢……（大胆的硬上一硬）鄭團長！您能不能担保敵機今天不來轟炸？

黃：團長！這事情得商量一下。（湊近鄭團長的耳朵，低聲的）我堅決反對你這意見，我們不能給敵人造成屠殺的機會！（回身笑着拍拍張鎮長的肩胛）老先生！您這個顧慮很對，我們應該……

鄭：（臉孔一板，嚴厲的）黃團附！我命令你，限五分鐘以內，把隊伍集合齊備，開到會場上去！鎮長！你，如果不把民衆召集起來，我就槍斃你！（氣咻咻的掉頭昂然走入團部。）

張：（驚恐的望着他去後）黃團附，我祇好辭職。再幹下去，幾根老骨頭就要保不住了。我的老婆，爲這事情，不知跟我吵過多少次。我們倆老夫妻，本來難得翻一次臉，爲了「鎮長」這撈什子，差不多每天都鬧翻！唉。請您替我想想吧：公事辦得好，鎮上人又說要「一把火燒了我的房子；公事辦得不好，鄭團長又說要『槍斃』！唉……

黃：（攔斷他的話頭，陪着笑臉）老先生！您的苦楚我明白。不過，大家都是爲了民族，爲了國家，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張：可是，黃團附！您知道，（忿忿的，把手指往自己鼻尖上二點）槍斃，就是吃衛生丸啊！

黃：張得勝！一個傳令兵馬上去通知徐營長，要他立刻把隊伍集合到會場上去，不論官兵

黃：老先生！當心摔跤！（笑着走進團部。）

（張鎮長慌亂中把斜立在那兒的橫額竹竿撞倒了。）

甲：（見黃團附進去後）站在！（跑去拉住他的黑緞馬褂袖子）喂，家裏又沒有死了人，急得這樣幹嗎？（指着橫額竹竿）拾起來！不拾起來休想走。

黃：（從門內伸出頭來，吐責的）幹什麼！幹什麼！

（衛兵甲忙撒開手，向黃敬一軍禮，自去將橫額竹竿拾起來，仍放回原處。）

（張鎮長從廟前曠場下。）

太：（黃團附忽視衛兵甲好一會兒才進團部去了。）

六：（張太太從路左經過團部門口走來，恰與從廟內走出的六師爺相遇。）

六：（叫住她）張太太！家裏有沒有麻繩？

太：（一口回絕）沒有！沒有！沒有！你這老水牛，碰到你，總沒有進賬的。

六：（眼睛一眯）不是白要麼的，張太太。在鎮公所裏可以報銷，譬如值一毛的，可以報銷兩毛。

太：（喜）喔哦！有這樣的好事情？

六：誰還騙不成！

（張鎮長拆回來，欲到廟裏去，聞聲，急走過來，嘴裏一壁罵着。）

張：六師爺！你吃了鎮公所的飯，究竟在忙些什麼？一天到晚，連你的影子都找不着！

六：我在尋麻繩啊！

張：（生氣的）尋麻繩？尋麻繩來幹嗎？是不是要上吊？

六：（受了委屈的）佈置會場用的。瞧，會場還沒有完全佈置好嗎。

太：（對張）你這老昏昏，用不着你管！（回頭）六師爺！跟我去拿，粗的也有，細的也有，隨

你揀。

（六師爺欲隨張太太去。）

張：（連連躁腳）六師爺！六師爺！快給我到瞭望台去管警鐘，今天日本飛機準定來的！老金

那老東西，木頭木腦，沒有用，還是你去換他下來吧。

六：好。回頭我就去換他下來。（又欲去。）

張：六師爺！六師爺！……

六：（停步，轉過身來。）唔？

張：（淒楚的）六師爺！飛機來時，警鐘要用足力氣敲，敲得越響越好。你可不能馬馬虎虎，

六師爺，我們的性命都在你身上啊！

六：好，好，（拍着胸脯）都包在我身上！都包在我身上！

（六師爺和張太太向路左走去。）

張：（忽又想起，急忙驚叫）啊啊！慢點，慢點，六師爺，六師爺！

六：（搔着光頭皮，不耐煩的走轉來）還有什麼事啊？

張：（苦纏着）張臉！六師爺！現在，你還是先去召集老百姓來開會吧！叫我們的團丁全體出動，挨門挨戶的去給我拖，不管他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只要是一個「人」，一古腦兒都給我拖到會場上來！

（六師爺不住的搔着光頭皮。）

太：你這老發昏，眼那麼大的勁兒幹嗎？開個會究竟有多少進賬打算啊？

張：（臉孔一沉）還打什麼鬼進賬，保得住性命就算便宜了！

太：你真是越老越昏，那麼，不開會不就得了嗎？

張：妳到說得便當！『不開會』？哼，（用手指點着自己的鼻尖）立刻就得出我去槍斃，吃生衛

九！

六：（驚悸）吓！吓！（神了半天）啊啊，六師爺！六師爺！我們還是去叫老百姓來開會要緊！（拉住六師爺急急從路看下。）

（鄭團長，黃團附已戴上軍帽，繫上武裝帶，走出團部門，衛兵中向他們行立正禮。張得勝隨後亦跟出。）

鄭：（望見白布橫額還擱在那兒）張得勝！

勝：有。（垂立鄭前。）

鄭：（指着橫額。）趕快把這東西拿到會場上去！

勝：是。（拿起白布橫額往會場去佈置。）

（鄭，黃兩人也向演說台走去。）

黃：（走至張鑛長背後，拍了他一下）老先生！請問今天管警鐘的是誰？

張：（驚，轉過身來）啊啊，是……黃團附？（笑着）今天管警鐘的是六師爺。

黃：（皺了皺眉）是六師爺？這人靠得住嗎？

張：請放心，黃團附。我已經再三關照了他。飛機來時，要他用足力氣敲警鐘。

鄭：（也走過來）鎮長！今天瞭望台值班的是誰？

張：（望見是鄭團長，心裏有點着慌，忙摘下西瓜皮帽）六師爺。

鄭：（不解的）什麼「六師爺」？

黃：就是鎮公所裏的一個事務員。

鄭：（扳下面孔）鎮長！如果那事務員玩忽職務，我就惟你是問！

張：呃，呃……（有點生氣，硬上一硬）報告鄭團長：要是六師爺連管管警鐘都管不好，您儘

管槍斃我！

（這時樹後曠場上有隊伍的脚步聲和「立定」，「向左轉」，「看齊」，「對正」等口令聲。）

（鄭，黃，張，三人的視線，都一齊被吸引了去。）

（六師爺拿着酒瓶，茶葉蛋，靚腳攝手的偷偷從演說台後溜進廟去。）

（曠場上漸有女人，小孩的吵鬧聲。）

（鄭，黃，張等走上演說台。）

（張得勝坐在台沿上。）

（老金從廟內走出，走至演說台傍。）

(女人，小孩，談論聲，哭喊聲，鬧得一塌糊塗。)

(有人大聲叫喊：「不要鬧！不要鬧！聽聽，好像有什麼聲音。」)

(女人的尖叫聲：「啊啊！飛機！飛機！」)

(空場上鬧做一團。)

(北風刮着樹枝嗚嗚的叫。)

張：(起先也嚇得想往台下竄，聽清是風聲，這才理直氣壯的)你們這般東西真可惡！那兒有什麼飛機？聽到一點兒風聲就嚇喪了胆，真沒出息！我告訴你們：東洋飛機來了，六師爺自然會敲警鐘的；你們着急些什麼啊？

鄭：(大怒，掏出手槍，厲聲的)張得勝！張得勝！去把那造謠的漢奸給我抓上來！

(張得勝應着急向人羣中擠去。)

(人羣中起了一陣女人的尖叫聲：「咳嗽！你怎麼沒有眼睛，踏到人家的脚尖，疼不疼呀？」)「啊！鬼東西！你手脚乾淨點兒，亂摸什麼啊！」)

(王爾基抓住阿七從路左拖往空場去，阿七嫂急急跟在後邊。)

嫂：(恐急的)王少爺！王少爺！請放了他們吧，請放了他們吧，他生病啦！

王：生病？哼，生病爲什麼躲在毛坑裏？

嫂：（追上）王少爺！您老太太在世的時候，待我像個自己人，您總也該客氣點啊！王少爺，請放了，還是到我酒店裏去喝杯酒吧！

王：（氣憤憤的）昨天到妳店裏來，妳却連四兩都不肯賒；今天又請我去喝，我可偏不去了！

嫂：（掛下淚來）王少爺！請留個情面吧！阿七是個老實人，只不過有點兒「鈍頭脾氣」。他有冒犯的地方，讓我給您賠個不是好不好？

王：不行！不行！公事公辦，我得同他去見見鄭團長！（拖住阿七直往演說台走去。）

（一陣風聲，吹得嗚哩嘩囉的響。）

七：（耳朵出了毛病，大聲的）聽啊！有飛機！有飛機！

勝：（急忙跑出來，指着阿七）喔啊！造謠的漢奸，原來就是你？

（市民某亦從曠場跑出來。）

某：（指着阿七）剛才他在酒店裏說，今天開會是抽壯丁！

鄭：（怒視阿七）啊……

七：（急伸辯）我沒有說過，我沒有說過。是六師爺說的！是六師爺說的！

張：（怒）阿七！瞧瞧你倒像個老嫗人，不要在這兒瞎冤枉人！

七：是誰說的就是誰說的，我不冤枉誰。

嫂：這話的確是六師爺說的，團長。他在我們酒店裏嚇唬人，還騙着白吃了我們四兩白乾，兩個茶葉蛋嘍！

鄭：（怒）渾蛋！把這個六師爺給我抓來！給我抓來！

某：（自告奮勇）讓我去叫他去！讓我去叫他去！（急急跑入廟門。）

張：（忙向老金招手，老金過來，低聲的，淒楚的）六師爺這就叫下來了，還是你去守住瞭望台吧！老金！你得記住：飛機來了，警鐘要用足力氣敲啊！

（老金連點頭應着，急向廟內走去。）

（市民某急急返來。）

某：（走至鄭前）報告鄭團長：六師爺喝醉了酒，在瞭望台上睡着了，睡得「唏哩呼嚕」直打鼾。

鄭：（怒）你怎麼不把他打醒來？

某：已經醒了。瞧，他不是從那兒來了？

（鄭團長橫了張鎮長一眼，轉身怒望着六師爺走來。）

張：（嚇得縮頭吐舌，偷偷拉黃團附的軍衣袖，低聲的，懾懾的）黃團附！黃團附！到了緊要關頭，務必請您幫個忙！（歎一口氣）現在我只好辭職了，再幹下去，老命一定保不住！

（六師爺長長縮縮的走至講演台傍。）

張：（走過去，生氣的）你這老水牛！我再三囑咐，要你當當心心守住警鐘，你怎麼一上瞭望台就睡覺？

六：（揉着惺忪的兩眼）我沒有睡覺，「養養神」倒是有的。

鄭：（沒有聽懂他的話，厲聲的）你說什麼？——說得清楚點！

六：（一怔，哭喪着臉）呢，我……「養神」是有的。

黃：（笑着，有意排解）他說「養神」，大約就是聚精會神的意思。

鄭：我只問你，（厲聲的）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抽壯丁？

六：這話，我沒有說過啊？（絕口否認）沒有說過，沒有說過的，絕對沒有說過的。

七：（急出冷汗）六師爺！「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你剛才到我店裏打酒，不是對

大家這樣說的嗎？

六：（一般正經的）打酒是有的，抽菸了我可絕沒有說過，絕沒有說過。

七：（急得說不出話來）你，你，你這個申公豹，說話不認賬。

嫂：（也急得莫奈何）六師爺！天老爺有眼睛，你白吃了我們的茶葉蛋，當心肚子渴啊！

鄭：（怒極）張得勝！張得勝！（指着阿七）把這傢伙給我押到團部去！

（張得勝拉住阿七往團部走。阿七嫂哇的一聲哭起來。）

（警鐘噹噹大響，遠遠的晴空中有飛機聲響傳來。）

（女人小孩，驚呼狂喊，四散奔逃。）

（張鎮長夫婦更驚惶萬狀，張太太的兩條腿硬得立不起來了，張鎮長慌急的拉起她，跌跌絆絆的只顧往路左跑，一隻鞋子跑掉了，來不及再穿上，拾起又跑。）

（鄭團長直立演說台上不動，只怒目的仰望着機聲響來的那方，久久的。）

（一架偵察機越響越近。）

黃：（望着天空）啊，祇有一架偵察機，沒有關係。

（王爾基望見台上台下只剩下鄭團長，黃團附，張得勝幾個人了，心裏也非常着慌，正

想溜走，聽黃團附這樣一說，才又安心的停留下來。）

鄭：（望了望曠場上，長長的歎一口氣，懊喪的）今天的紀念會，這樣就完了嗎？

黃：（安慰的）你又何必喪氣呢，團長？開會，不過是個形式，真正的紀念元旦，爭取最後勝利，倒在乎工作啊。

鄭：（不高興的）黃團附！難道你認為今天開這個會是沒有意義嗎？

黃：這倒並不盡然。不過，我總覺得沒有什麼必要罷了。

鄭：（激昂的）祇要我在這兒一天，即使被炸成焦土，紀念會也是要開的。我們開這個會，是要告訴敵人：他們永遠也征服不了我們！即使在已經佔領到的區域，也依然是我們中國的國旗，中國的軍隊，中國的人民！我倒希望那架敵機飛得低點，偵察得清楚，看它敢把我鄭許國怎樣！

王：（低聲與張得勝咬耳朵）英雄主義！（壯一壯胆，走過去）鄭團長！你的話，我有點意見。

鄭：（望望他，不高興的）你們有意見，最好派代表來說，或者請鎮長轉達。

黃：（有意岔開話題）爾基兄！阿七既然有漢奸嫌疑，你是他的保長，應該去偵查個明白才對啊？

（王爾基討了一場莫趣，搔着頸領，無精打彩向路左慢慢走去。）

鄭：（在桌上狠狠一拳）唉！——這兒的民衆真沒有辦法！真沒有辦法！

（王爾基聽見碰的一拳，嚇了一大跳，偷偷回過頭去望了望，鄭團長正板著一幅可怕的怒容，連忙放開脚步，沒命的逃跑。）

（幕急落）

——第一幕完——

第二幕

時間：

一月一日黃昏至一更時分。

地點：

雙橋鎮鄭許圍之團本部內。

登場人物：

張得勝 王爾基 六師爺 鄭團長 黃團附 徐營長 蘇軍醫 張鎮長

其他：下級軍官三五名，士兵五六名，（偵察兵及炊事兵在內）。

佈景：

舞台偏左一道橫隔，將全個舞台欄成一大一小的兩個套間。左邊係外套間，較窄，裏面擺着一張方桌，四根長橙。方桌上有杯筷。左壁一門通室外，內左角一門通廚房。右邊係內套間，較寬敞，裏面用兩張方桌併擺像張大餐桌，上面也擺着十來份杯筷。

圍着桌子，擺了五條長櫈，一把椅子。在適當處另有幾把舊木椅。右壁一門，係鄰團長祕室。正裏壁有一梁大窗，能望得見外面的天色。橫隔當中，有一道圓門框。兩套間的壁上，適當的掛着總理遺像，委座肖像和一些顏色土紙寫成的抗戰標語。

幕啓時，已是黃昏時分，台上閱無一人，祇左門外有脚步声和低低的談話聲。

王：（在門外，執心的）嘿，張得勝！請你老實告訴我，團長傳我究竟有什麼事？

勝：（已步進門來，指着酒席）你瞧這兒擺的這酒席麼？（笑了笑）大約不外是請你來赴讌吧。

王：（也跟進門來，望望酒席，疑惑的）團長請我赴讌？爲了什麼？

勝：（隨口應着）還不是慶祝元旦嗎？（迎着走進門來的六師爺）呢，六師爺！今兒晚就在這兒喝杯酒，算我請客。

六：（望望酒席，笑眯着眼睛）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好，「閒話」一句。

勝：你這老水牛真也糊塗，怎麼在瞭望台睡起覺來了？

六：嘻嘻！這正是我的福氣。我管着警鐘，即便睡着覺，東洋飛機也不敢來；你瞧，我剛走，嘿，它就來啦！

勝：（輕佻的笑着，更低聲的）噯，我告訴你一件事，阿七嫂剛才……（咬着耳朵，掀做一團，一同暗暗的打哈哈。）

王：（厭惡的）真是無藥可救！（走過去）噯，張得勝！你叫了我來，團長究竟在那兒啊？勝：（提醒了自己的忘形，驚懼的）啊啊，請你在這兒等一等，我馬上就去報告團長。（急急走進內套間，垂立密室門外，高聲的）報告！

鄒：（在密室內）進來。

勝：（走進密室，在裏面）報告團長：王爾基已經傳到了。

（王爾基尖起耳朵驚聽。）

鄒：（在密室內）好。請他就在外面坐一坐，我馬上就出來。

（王爾基鬆了一口氣，向六師爺驕矜的笑了笑。）

勝：（從密室出來，走至王前）團長請你在裏面坐一坐，他馬上就出來。（拉住六師爺的袖子）六師爺！我們到廚房裏瞧瞧去。

六：阿七是不是還押在團部裏？

勝：黃團附說了可以放了他，不知道現刻放了沒有。走，我們一塊兒瞧瞧去！

(兩人拉着從角門下。)

(王爾基緩緩的走進裏套間，向室內東張西望着。)

鄭：(從密室出來)對不起！對不起！累你等久了。(伸出一隻手)請坐！請坐！(自己坐下、王亦坐下)你剛才在會場上說有意見，我很喜歡聽。這兒的民衆，智識很差，像你受過中等教育的，應該替國家多做點兒事情。……

王：呃，呃……是的，團長！

鄭：(短劍噹的一響，站了起來，感慨的)現在國府已經遷到重慶去了，委員長也駐節在漢口，已經照顧不到我們了。不過，我相信，委員長一定每天都在思念着我們，在我們身上寄託了重大的希望！一想到這兒，我常常整夜合不上眼，有時，半夜裏爬起來，冒着寒冷，開了窗，朝西望。……我感覺到我的責任重大，一個軍人報答國家，不單是效命疆場，還要能做許多許多的事情；可是，我在軍隊裏過得太久，我不知道怎麼辦，而且我的脾氣又不好。……(深思着走動起來。)

王：呃，呃……團長，我覺得——呃，我覺得……

(天色已黯，窗外星月出現。)

（張得勝進來，燃亮了煤油燈，隨下。）

鄭：（靠近王，握住他的手，切斷了他的話）王同志！你應該幫助我們，替國家多做一點兒工作；我是很喜歡聽你的意見的！

王：是的，是的。不過……，呃，呃……，（本預備要大大的批評一頓，結果反而弄僵得說不出話來，并顯得非常惶悚不安。）

（黃團附高興的由外面進來，後面并跟進來徐營長，蘇軍醫，張鎮長和其他三五個下級軍官。）

黃：（一跨入外套間）團長！團長！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說着已走入內套間。）

鄭：什麼好消息？

黃：放哨的弟兄，截住了敵人一隻小汽艇，是從湖州開往南潯去的。兩個敵兵已就地槍決，艇子裏還留下十幾打太陽牌啤酒，這不是正好給我們今兒晚喝個痛快麼？

鄭：（喜）那倒真不錯！酒呢？黃團附，運來沒有？

黃：當然運來了。

（兩個兵士扛抬着一籬筐太陽牌啤酒入，放在裏套間即去。）

(六師爺也隨同張得勝及其他二三兵士，從廚房裏陸續跑來，立在外套間觀看。)

鄭：(高興的)各位同志！今天我們在這兒喝慶祝酒，敵人却特地給我們送禮物來了。你們覺得，這份禮物，我們收呢，還是不收？

(全體都非常開心的回答着：「收！收！收！當然收！」)

六：(也大胆的湊上去)嘿嘿，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說，鄭團長！呃，一定要收！一定要收！

鄭：(怒視了他一眼，六忙躲開。向衆)各位同志！酒既然是收下了，大家這就請入席吧！

(回頭)張得勝！叫炊事兵上菜！

(張得勝應着到廚房裏去了一趟。)

(幾個下級軍官和士兵都忙着去拾啤酒。炊事兵在每一席上擺了幾碗菜。)

黃：同志們！酒多着啦，用不着搶！……

(大家各執酒瓶入席。)

(六師爺和張得勝，兵士甲等幾個人，也各去拿了一瓶，坐入外套間席上去。)

黃：(望見大家坐定，立起來)同志們！今天這一次只算是小飲，將來，我們直搗東京的時

候，再可大大的喝一個痛快！（衆人拍手喝彩。）現在且請鄭團長給我們幾句訓話！

鄭：（坐在上首主位，在一陣掌聲中立起來，莊嚴的）各位同志！今天是個難得的日子。各位拋家別井，爲保衛國家而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差不多已快半年了。如今，留在敵人腹地，既無彈藥來源，又無軍餉接濟，真是苦了各位！不過，我們是革命軍人。革命軍人是不怕苦的！革命軍人是不怕死的！我們要隨時準備把生命獻給國家，給敵人一個迎頭痛擊！（拳頭在桌上捶一下，激動的）敵人一日不擊退，我們一日不回湖南去！我們要對得起去年一同出發，死於敵人砲火之下的同志們，要替他們復仇！替千千萬萬被屠殺的同胞復仇！……各位同志！今天是個難得的日子。想起當年許多良朋好友，如今都已先後殉國，固覺無限悲痛；但是，今天晚上，我們還能聚在一起，在這兒共慶元旦，又覺無限歡喜。（指窗外）今夜月色很好，酒也很多，算是國家酬謝諸位的勞苦功高，請大家起來，共飲三杯！（全體都立了起來，舉杯在手）喝這第一杯，爲紀念我們殉國的朋友！（大家一齊乾杯，并再斟滿）喝這第二杯，爲遙祝我們抗戰領袖蔣委員長的德體安康！（大家又一齊乾杯，并再斟滿。）喝這第三杯，願我中華民族，前途燦爛光明！（大家又一齊乾杯。）請大家坐下，儘量痛飲！

(大家又搶着互斟啤酒。)

黃：(推杯起立)我提議：大家合唱一首『中華民國軍歌』！(衆軍官歡呼『贊成！贊成！』)
那麼由我來喊口令，請大家一齊合唱。注意：一！二！三！

(大家合唱着『中華民國軍歌』。唱畢，又搶着互斟啤酒。)

(鄭團長興起，立起來，高歌一曲『中國軍人魂』，其餘的軍官擊杯和之。)

鄭：(唱畢，滿飲一杯，坐下，感慨無已的。)唱了這首歌，又使我想起徐旅長來。(立起)各位可還記得，徐旅長生前是怎樣說的？他說：敵人驕橫到如此地步，是中國軍人的奇恥大辱！他在羅店火線上被砲彈炸傷了，已將瀕死，我隨他上救護車時，還這樣說。徐旅長當連長的時候，我是排長，我差不多是他一手提拔上來的。我的脾氣不好，時常跟他吵鬧，到那時，才懊悔。想他還活着時，報答他一點，剝了水果給他吃，燃着紙煙給他抽；他却不要，祇是沒命的要推我下車去。他發着氣說：『下車去！去！你想我還會活麼？不會活了。趕快去守住陣地吧，陣地要緊！如果記得我，就請永遠記住此仇此恨，給我報仇！』唉！(在桌上搥了一拳)現在，徐旅長，他是死了！(頹然坐下。)

(這時，誰都凄然着不說一句話。)

(從廚房角落裏傳來士兵們唱「鐵血歌」的歌聲：「祇有鐵，祇有血，祇有鐵血可以救中國！還我河山誓把倭奴滅，醒我國恥誓把奇恥雪……」)

鄭：(憤然立起，一脚把座椅踢開，興奮的)什麼時候才能把奇恥雪！什麼時候才能把奇恥雪啊！(淒然淚下，抓起酒杯，恨命往地下一擲，撕聲的)我耐不住過這樣的生活！我要反攻！我要復仇！

(飲得面紅耳熱的軍官們，也憤然立了起來，大聲附和：「我們反攻！我們復仇！」)

(一個偵察兵急急由外面跑進來，走至鄭前，立正行禮。)

偵：報告團長：截留小汽艇四事，已被敵人發覺，大約有二三十名敵軍，現刻正沿着河港到這兒搜索來了。

(衆軍官們拍手狂笑，七嘴八舌的大聲喊着：「來得好！來得好！」「給他一個全部殲滅！」「不讓他留一個活的回去！不讓他留一個活的回去！」)

(偵察兵向鄭行禮，退至外套間。)

六：(提着酒瓶，端着酒盃，不時，從席上走進廚房，又由廚房走回席上，顯然是在到處敬酒。這時，正從廚房走出，望見偵察兵，忙拉住他)辛苦了，辛苦了！來來來，乾一杯再

走！乾一杯再走！（硬給他斟上了一杯。）

鄭：（想着，興奮的）徐營長！我派你即刻去佈置防務！

徐：（立起來，立正聽着）是。我即刻就去。（行一軍禮，急下。）

（偵察兵乾了那一盃酒，也匆匆跑去。）

（六師爺又提着酒瓶，端着酒杯往廚房裏去了。）

鄭：（燥急的）現在我們馬上開軍事會議去！馬上開軍事會議去！

黃：（望見勢頭不對，趕快走至鄭側，低聲耳語）團長！我有幾句話，可否請你先到裏面去談

一談？

鄭：（懷疑的望了他一眼，斷然的）不成！不成！（拉住別的軍官）走！走！走！立刻開軍事會

議！立刻開軍事會議！

（各軍官佐一夥兒走進密室。）

（黃團附蹙緊眉頭想了想，也跟進去了。）

王：（吃了酒，又吃了嚇，用手巾揩着滿頭的油汗，把白絨線圍巾取下，往脅下一挾，苦着脸向張鏡長）這事情真糟糕！我是個智識份子，敵人見了智識份子沒有不殺頭的！這兒

民衆既無組織，又沒有武裝，留在這兒只有白白犧牲；唉，我當初真不應該回鄉下來！張：（也急得滿頭是汗，長長的歎了口氣）要當鎮長的才倒楣啊！無論游擊隊來也好，東洋兵

來也好；當鎮長的纔是第一個該殺頭！

王：你鬍子那樣長了還急什麼？祇有我們年輕人才該倒楣，唉！（轉身就往門外跑。）

六：（偏偏倒倒從廚房裏走出來，一脚擱在長橙上，捲起玄色老布舊皮袍袖管，左手搶着兵

六：士甲的酒盃，右手高舉酒瓶，在勸兵士甲喝酒）老弟！持酒待人，并無惡意。（待兵士甲

六：乾了又滿篩一杯）再來一杯，成雙配對。（見兵士甲已有十分酒意，得意的眯着眼睛）兩

杯不算，連中三元！

勝：中什麼「三元」？六師爺，你自己早日升個鎮長吧！

張：（神了半天，急的團團轉）唉——這事情教我怎麼辦？這事情教我怎麼辦？（搔着頭，想

了想）還是趁早逃命要緊啊！（仰頭大聲的）六師爺！六師爺！

六：（并未聽見他的叫喊，緊接張得勝的話）做鎮長撈不到好處，我倒希望做個軍需。要做軍

需才頂合我的胃口，嘿嘿！（笑着拾起筷子去夾炒蛋，冷不防後面一響耳光打來，把筷

子和炒蛋都打落地上。忙拊着臉回頭一看，看見張鎮長氣呼呼的立在背後，不覺嚇得忙

把頸頸一縮。

張：（手指點着他，幾乎觸到了他的鼻尖，忿忿的）你吃了鎮公所飯，一天到晚糊裏糊塗！
六：（摸着臉，不服氣的）今兒晚是元旦，應該開心開心啊？

張：還開心？難道你沒有耳朵嗎？剛才做掉兩個東洋兵，已經闖下大禍，現在敵人從湖州開了兩三千人來打雙橋了！你還不快給我討隻大船，就趁今兒晚趕快逃啊。

六：唔，唔。（醉得迷迷糊糊，并未聽個清楚，拍着胸脯）都包在我身上！都包在我身上！
（慢吞吞的往門口走去。）

張：（隨在他後，着急的）唉！你不好走快點兒麼？討了船不是去好玩兒，是逃命啊！

六：啊！啊！（回頭驚視了他一眼，加緊脚步跑出門去。）

（張鎮長也隨着走出了門。）

（門外北風怒吼。）

（張得勝幫同兩個炊事兵在收拾碗筷。）

蘇：從密室出來）張得勝！張鎮長呢？

勝：（立正）報告蘇軍醫：他走了。

蘇：走了？——團長請他說話沒。你知道他上那兒去？——是不是回家了？

勝：他剛才聽說日本鬼子要來打雙橋，嚇得什麼似的，同着六師爺一塊兒討船去了。

蘇：討船來幹什麼？

勝：（忍不住笑）逃命啊！

蘇：胆子怎麼這樣小。（轉身走入密室。）

（六師爺縮住頭，緊抱住兩手，戰慄着再走進來。）

勝：啊，六師爺！又轉來了？張鎮長呢？沒有同你一塊兒……？

六：鬼知道他上那兒去了！（不住的打着寒噤。）

勝：他不是同你一塊兒去討船了嗎？

六：外面刮着那麼大的風，把人凍的快僵死了，誰還高興給他討船去。

勝：（笑了笑）老水牛！你不怕再吃耳光？

六：（背後嘴硬）你以為我怕那老傢伙麼？剛才要不是瞧着人多，給他留個老面子，哼！（掩

着袖子）我早叫他吃生活了。

鄭：（在密室內）混蛋！（重重的在桌子上一搥）給我抓了來！給我抓了來！

六：（大驚）▲?!——（以為要抓他，嚇得抱頭鼠竄。）

（張得勝和炊事兵都望着他的去影大笑。）

（門外嘩喇一聲響，似乎是槍架上的槍枝被他絆翻了。）

（衛兵在厲聲的叱咤：「什麼人？站住！站住！」）

（槍機扳動聲。）

（北風仍在嗚嗚的怒吼着。）

（幕急下）

——第二幕完——

第三幕

時間：

一月一日一更時分到第二日晨早。

地點：

雙橋鎮太平橋頭。

登場人物：

六師爺 徐營長 阿七 阿七嫂 張鎮長 張太太 老金 黃團副 魏團長
張得勝 阿喬 蘇軍醫 王爾基 胡林
其他：酒客數人，力夫數人，製燒餅的司務一人。

佈景：

舞台右邊向外斜出，係阿七酒店。店外高高的掛着一個長方形的紙燈招，上面除了「阿七酒店」四個大字外，在兩傍窄斜面上還寫着：「李白笑問誰家好，劉伶回答此處高」的對聯。店面敞開，右邊係櫃檯，櫃上有「太白遺風」的招牌一座。櫃旁

一個燬酒爐。左邊一行桌椅，從店門外一直向內排列，但祇能望得見最前面的三兩張。舞台左邊係太平橋，只望得見橋頭的一小段。橋頭右側有石碑一座，緊接石碑係王小寡孀的燒餅店。店面很窄，向內開着一扇單門，門左一扇木窗門，營業時，窗門卸去，窗外擺一個燒餅攤，窗內在製作燒餅。橋頭左側係河沿，有一排整齊的小樹，橋頭與酒店之間係一條街道，微向內左灣去。酒店左邊臨街一株大樹，酒店兩傍均係狹窄小道。

幕啓時：酒店與燒餅店都亮着煤油燈。阿七穿着滿是油漬的窄袖竹布長衫，假羊毛圍巾攔腰一縛，戴了頂獼猴帽，架了面白銅邊眼鏡，在賬抬上正襟危坐的看「封神榜」。阿七嫂手拿蒲扇，劈劈劈答在扇爇酒爐。座上稀落的有三兩個酒客。燒餅店製餅司務拿着展麵棍，的的答答的敲着案板在做燒餅。

（這時，月光朦朧，微微響着風聲。陡的來了一聲槍響，震破了夜空的寂靜。接着又是一陣狺狺的狗吠。）

（酒店裏起了紛擾，驚訝的猜疑着發生了什麼事情。）

（六爺爺抱住頭，在冷風中掙扎着，驚懼的慌忙從橋上竄過來，恰與從街道盡頭走

來的徐營長撞了一個滿懷。

徐：（一把抓住他，怒聲的，）幹什麼的？瞎撞什麼？（定睛一看）啊，是你嗎，六師爺？

（放開了手）你這樣慌張幹嗎？

六：（嚇了一大跳，尷尬的，上氣不接下氣的）啊！徐營長麼？唉呀呀呀呀，險些兒沒有喪了命！你們的衛兵真缺德，竟向我開起槍來。

徐：喔哦！有這回事嗎？爲什麼向你開槍？

六：我打從圍都門口過，因爲北風刮的緊，冷得厲害，我跑快了一點兒倒是有。不過……

徐：是不是叫你站住，你却沒有停下來？

六：呃呃——呃呃——是的。

徐：（笑）以後叫你站住，你就站住，那就不會再向你開槍了。（拍拍他的肩，穿過橋上，揚

長而去。）

六：（六師爺立了一會，急向阿七酒店走去。）

六：（走至叢蘆）阿七！你還不逃？（阿七裝沒聽見，仍看他的「封神榜」）你這樣裝癡作呆，

六：（一盤樣兒劉真像是個漢奸！）什麼事？（阿七裝沒聽見，仍看他的「封神榜」）你這樣裝癡作呆，

六：（一盤樣兒劉真像是個漢奸！）什麼事？（阿七裝沒聽見，仍看他的「封神榜」）你這樣裝癡作呆，

七：（拳頭捏住竹布長衫窄袖管，拱手便拜）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呆了胆！

六：（揀個坐位坐下，慢吞吞的）什麼申公豹豹公申，給我打四兩燒酒來！

七：（望也不望他，斬釘切鐵的）打酒要現錢，誰也不賒賬。

六：（怒）什——麼？（捲着袖管衝過去）你是不是想「吃生活」了？

（一位酒客勸住了他，並拉他一同坐下喝酒。）

六：（轉怒為喜，眯着眼笑嘻嘻，滿滿的喝了一杯下肚，放寬心的摸摸額角）吓！額骨頭總算還高，剛才險些兒沒有喪了命。

（傍邊一酒客問：「剛才那是那兒來的槍聲？」）

（拉他喝酒的那人也就心的急問：「六師爺！剛才該不是東洋兵開的槍吧？」）

六：（不在意的）唔，大約是吧。（喝着酒。）

（酒客們都驚慌起來，紛紛離座，四散歸家。）

（六師爺見酒客走光，眯着眼笑嘻嘻，嘴裏一面吃着「老酒糯米作，吃了幾豬蹄。」一面把各棹上吃膽的黃酒，燒酒，倒在一處，茶葉蛋，豆腐乾，併在一盤，搬到店門外的一張棹上，背坐着，獨個兒大喝大嚼起來。）

（阿七嫂在傍看得大為心痛，阿七知道這申公豹難惹，也只在心裏忿恨，躬裝着看）

「封神榜」。

（燒餅店收攤，關門，「打樣」了。）

（老金帶領幾個力夫，扛抬着一些木器箱籠，籐榻鞋桶之類，由街邊盡頭幽緩走來，經過燒餅店，經過橋頭，走下河邊去。張鎮長和張太太也一同走來，立在橋頭看望着。張太太手裏還提了一個大紗燈。）

張：（着急的）唉！這東西跑到那兒去了？爲什麼這時候還不見來呢？爲什麼這時候還不見來呢？

太：（埋怨的）唉，這只怪你呀，東不託，西不託，偏偏要託個六師爺！這老水牛撒爛污也不止一次了，你還照樣信託他，唉，我說，你真是越來越發老昏了！

張：（望着後面搬來的方棹，籐榻等笨重什物，氣得連連躲脚）你怎麼叫他們把這些東西也搬來了？唉！你不如索性把家裏的五間樓房都拆走了還爽快些！這種家具值什麼錢啊？

太：都值錢的！都值錢的！你這老發昏不要管。你二管，什麼事情都給弄糟的。（說着，提着燈籠走下河去。）

張：（望着老金把那兒搬東西）老金！到這兒來一下。（老金走了過來。）你叫他們把那些方棹

籐榻搬回去！（又望見鞋桶脚桶還擱在那兒）把那些鞋桶脚桶也都搬回去！

（老金應着，叫力夫又把那幾樣東西扛回去了。）

（黃團附漁人打扮，戴着輕帽，穿着一身破棉襖褲，從橋上過來，走至張鎮女肩後一

拍。）

黃：喂！你打算怎樣啊？

張：（回頭一看，狐疑着似不相識，再過細看，才認出來）啊啊！黃團附，是麼？怎麼打扮成

這個樣兒？

黃：（笑了笑）我有公事到別處去，現刻馬上就要上船了。哦，老先生！您不送我一送嗎？

張：（陪着笑臉）送！送！當然該送！當然該……（剛欲舉步，忙又改口）啊！不，不，不！黃

團附，對不起，我不能送了！

黃：（已走了兩步，復返回來）那爲什麼？

張：（指着橋的那端）您瞧，鄭團長從那兒來了。（轉身急欲避走。）

黃：（拉住他的黑緞馬掛袖子，仍含着笑）他來他的，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張：（發急的）黃團附！請，請別開玩笑！今兒晚他傳我兩次，我都沒有去，他正要派兵來

抓我啦！（急忙擺脫，擾着灣向阿七酒店走去。）

（鄭團長已從橋上走來，張得勝在後面跟隨着。）

鄭：（走至黃前）黃團附！船就停在這下邊兒嗎？

黃：就在這下邊兒。你又何必來送我呢，團長？

鄭：我還有話同你說。（兩人併走着）你這次到太湖去聯絡友軍，合攻湖州，不論結果怎樣，都得早去早回。

黃：當然，當然，那是不用團長再囑咐的。

（兩人說着已走下河邊去了。張得勝也跟着走了下去。）

（張鎮長走至酒店。）

（六師爺早已酩酊大醉，頭靠在右手肘上，伏在杯盤狼藉的棹子上呼呼酣睡。）

張：（望着他 脚）該死！該死！這東西原來並沒有去討船啊！（推着他的右臂）醒醒呢，你討的船呢？你討的船呢？

六：（閉着眼，喃喃的）不要吵！不要吵！（頭又靠到左手肘上睡着了。）

張：（氣得雙手發抖）誰要跟你吵！（又去推他的右臂）我問你，你去討的船呢？船呢，唉！

六：（再把頭靠回右舷上去，不耐煩的）叫你不要吵，不要吵啊！

（張鎮長急的發了火，拿起串筒就在他的光頭上」的勒卜落」一陣敲。）

六：唉呀！唉呀！（忙用衣袖遮住頭，破口大罵）他媽的，你敢打老子！你打老子！（跳立起來，閉着眼捲袖子）老子也叫你……（睜開眼睛，一見是張鎮長，頭嚇進半截，忙吶吶抵賴）啊，啊，我，我是罵阿七。

（阿七忿忿的把「封神榜」往櫃上一擱，立起來，卸下白銅邊眼鏡，把假羊毛圍巾抽一抽緊，準備發「鈍頭脾氣」。）

張：（急於要知道船的着落）老水牛！我問你，船究竟討到沒有？

六：（搔搔頭皮，眯着眼睛，迷惘的）啥？什麼船？

張：（急得躲脚）該死！該死！你這該死的狗東西！（又去抓起酒串筒來。）

六：（忽然記起）啊啊！啊啊！唔……（哭喪着臉）這麼深更半夜，那裏還討得到什麼船啊？不相信，你可問阿七。

七：（急得大嚷）我不管！我不管！（握住細管拱手便拜）多謝！多謝！我碰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壞了！

張：（生氣的）阿七！你怎麼變成這樣呆頭呆腦？——怪不得別人要疑心你是漢奸。

（阿七覺得開口又惹了禍，連忙再架起眼鏡，回到眼櫃上，正襟危坐的看他的「封神榜」。）

（遠遠的在橋上街上，燈籠火把往來不停，河中櫓聲水聲，咿呀不絕。）

（鄭團長從河下上來，經過橋上走回團部去了。張得勝在後面緊隨着他。）

張：（着急的拉起六師爺就走，）你瞧瞧，六師爺，別人都走光了！無論如何，你在天亮以前，好歹總得討到一隻船。東西都搬到河下去了，就專候你討船啦。（說着，同向河邊走去。）

（阿七急忙丟下「封神榜」，卸下眼鏡，幫同阿七嫂上門板，關閉店門。）

（阿喬從河下上來，立在橋頭石碑前。）

六：啊，鐵長！阿喬還立在那兒，也許他的船還沒有寫到生意。（高聲的）阿喬！阿喬！到這兒來一來。（阿喬走過來）阿喬！我給你介紹一筆生意，張鐵長要雇你的船。

（張太太從河下慢慢走了上來。）

喬：（乾脆的）誰雇我的船都一樣，十塊大洋一天，一個子兒不少。

張：怎麼這樣貴，要十塊大洋一天？（想了想，嘆了一口氣）好好好，十塊就十塊吧。（向六師爺）馬上叫人把東西搬到船上去！

太：（不等他說完，忙推開他）你這老發昏，不要管！（轉身，陪着笑臉）哦，阿喬！我們是老主老客了，你怎麼也討這樣高的價呢？照規矩，平常是兩塊錢一天，照樣供給伙食。今晚，算是大家要逃命，就多給你一點兒，（再笑笑）算四塊錢一天好不好？

喬：（同前）一個子兒也不能少。

太：（仍陪着笑臉）啊喲喲喲，你瞧你，還是那個脾氣。大家熟人熟事，你多少總得讓一點兒啊？

喬：（同前）你就給九塊九角九分九，差一厘都不成！

太：（生氣的）好了，好了，好了，就給你五塊錢一天吧！

（遠處在打二更。）

張：（急得心裏像螞蟻爬）算了吧，算了吧，我的老祖宗！天都快亮了，你還囉嗦什麼啊？

太：（推開他）你不要管！你不要管！

喬：張太太！憑你怎樣說，船價可絕不能少；每天多添一頓麵當點心，倒不在乎，反正燒燒

麵是便當的，飯也是現成的。

太：（喜）喔哦！你說每天可以多添頓麵麼？那倒是好事情。不過，我得先告訴你，阿喬！麵裏面可不能攪葱，我是見不得那種臭味兒的。

喬：（不高興的）麵裏面一定要攪葱，這是我船上的規矩，你「見不得」，可以不吃。

張：（不耐煩聽完他們的話，急忙找六師爺）六師爺！六師爺！（六師爺早坐在石碑前呼呼入睡，竭力推醒他）六師爺！六師爺！趕快到河下去照料一下，叫他們把東西都搬上船去！

六：哦，哦，（揉着眼睛立起來）好的，好的，（拍着胸脯）都包在我身上！都包在我身上！

太：（懶懶的帶着悵忪的兩眼走下河去。）

（張太太撈不過阿喬，立在那兒悶氣。）

喬：張太太！船價講定了，現在請先付我五塊定洋。

太：（吃驚的）要先付你五塊麼？（想了想，知道拗不過他，勉強的。）好！好！好！好！就付你五

塊。（燈籠交與張鎮長）你拿着燈籠。（在身邊亂挖一陣，挖出一捲新的一元鈔，取

下一張）拿去！（重重的擱在阿喬手上）一元。

喬：（在燈光下照了照，應着）一元。

太：（取給第二張）兩元。

喬：（同前）兩元。

太：（取給第三張）三元。

喬：（伸長頸頸，在燈下照了個仔細，應着）三元。

太：阿喬！你再數一數，看看是不是三元？

喬：（從頭數了一遍）不錯，是三元。

張：（看着急得發火）唉！你們兩個，今兒晚是不是被閻羅王差遣來的？——真是要命！

太：你這老發昏不要管！銅錢銀子進出，總得要交代個清楚啊？（取給第四張）四元。

喬：（照了照，應着）四元。

太：（另外掏出一把角票，在燈下一張一張的數着）兩角，三角，五角，七角，八角，八角五，啊，一共祇有八角五分了。（想了想，堆着笑遞給他）阿喬！碰得不巧，只差個小數目。嘿，下次有生意纔來作成你的。

喬：（不接受，並將手裏的四張票子也捲着要退還她）不行！不行！差一個蚌子兒也不成！

太：（忿忿的另拿了張一元的慣到他手裏）拿去！拿去！你這「長頭頸」倒小氣，一分一毫也不肯讓，真是要錢不要命！（忿忿的從張鎮長手裏拖過紗燈，急急走下河去。）

喬：呃，我阿喬就是這個脾氣。（搯好鈔票，也向河下走去。）

太：（在河下，驚聲的）糟糕！糟糕！那兒去了呢？那兒去了呢？（慌慌張張走上岸來，支起燈籠彎着身子到處找）唉喲！（着脚）一定給什麼人偷走了！一定給什麼人偷走了！

張：（急走過去，驚問）喲！——什麼東西丟了？什麼東西丟了？

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我的鞋桶啊！我的鞋桶啊！

張：（鬆了一口氣，埋怨的）我怕是什麼東西！這點點兒小事情，也值得大驚小怪？鞋桶，我早叫老金搬回去了。唉！我們是逃難，又不是發嫁妝，鞋桶要來做什麼啊！

太：攔在家裏，六師爺那老水牛要偷的！

張：六師爺又沒有老婆，他要妳的鞋桶來幹什麼？

太：你這老發昏不要管，我不跟你說。（轉身急急走下河去。）

（張鎮長也跟着走了去。）

（鄭團長和徐營長說着話從橋上過來。張得勝在後面跟隨着。）

鄭：（停步，帶怒容）這就是你處理得不對了！那二三十名搜索部隊，沒有砍下一個腦袋來，就讓他們逃跑了，那是多麼可恥的一件事？我剛才給你的這個新任務，你得努力去完成它！昇山離這兒不過二十五里地，那兒也不過僅僅才幾十名敵軍，趁還沒有天亮以前，趕快帶一連人去「摸」他們一下！

徐：是。團長！我一定按照您的命令去作，不達到任務，我決不生還！

鄭：好，這纔像個勇敢的軍人！現刻我要利用那個小汽艇，乘夜去視察一下防務；回頭，等你打了勝仗回來，我們再來開一個緊急的軍事議會吧。

徐：是。（敬一軍禮，匆匆向街道盡頭走去。）

（鄭團長走下河邊，張得勝在後面跟着。河裏響起一陣汽艇的開動聲。）

（天色漸漸轉黯，全個舞台突成洞黑。）

（飛機聲，炸彈聲，機關槍聲。）

（大樹近傍中了一彈，火星四濺，樹枝折裂墮地聲。）

（稍停。）

（遠處打五更，雄雞喔喔啼。）

（東方漸明，晨曦發出。）

金：（大膽傍邊橫擡着一大股樹樑。）

（酒店和燒餅店，都沒有開門，牆壁上，窗門上，到處都陳現着彈片和槍子兒穿破的痕跡。六師爺從街道盡頭，越過樹枝，向太平橋頭走來。老金拿着一個酒瓶，不高興的，欲走不走的在後面跟隨着他。）

六：（停步，回過頭去）老金！你怎麼不走快點？老是那麼慢條絲理的，是不是想吃生蛋了？

金：（等老金走近）我已經告訴了你：我在家時，你得給我燒茶煮飯；我一出門，你就得跟着我，做我的跟班。

金：你這老水牛，只顧擺架子。家裏沒有人，叫化子會進去偷東西的。

六：（捲着袖口邁步去）你這老東西！你叫我什麼？

金：啊啊！呃，「六師爺」！「六師爺」！

六：不對。我剛才怎樣告訴你的啊？（抓住他的領口）你快說！你快說！

金：（恐懼的）啊啊！「馬鎮長」！「馬鎮長」！饒了我吧，馬鎮長！

六：（勝利的放開了手）你這老東西一點兒也不懂。古人說：「朝廷不能一日無君。」雙橋鎮

豈可一日無鎮長乎？張鎮長既然逃走了，義不容辭，當然是該我來繼任。（廣的）我得告訴你，老金！現在的（指着自己鼻子尖）馬鎮長，可不比從前的張老頭兒那樣好說話，你得隨時當心（袖子一捲）吃生活！（老金一怔）現在我命令你，立刻到阿七酒店給我打酒去！

（阿七從門縫裏伸出一個頭來張望，一望見六師爺立在那兒，急忙縮進去關上了門。）

金：（哭喪着臉，伸出一隻手）錢呢？

六：你給我墊一墊。

金：我沒有錢墊！

六：（挽着袖口逼近去）你是不是真想吃生活了？

金：（莫奈何，歎一口氣）好，好，我墊！我墊！（提着酒瓶，向阿七酒店走去。）

六：噫，老金！打好酒就拿回家去。記着：酒要燙得熱，要燙得熱！我迎接了鄭團長就回家來喝。

金：（不理他，嘴裏喃喃的）唉！倒楣，遇到這條老水牛總算倒楣！（去敲着阿七的門，打了酒，轉回家裏去了。）

（蘇軍醫，胡林，相繼從橋上過來。王爾基也從酒店右側小道上。）

（河裏傳來小汽艇的聲音，大家集到河邊去望。）

（鄭團長走上岸來，張得勝緊隨在後。）

鄭：（急問）鎮上被炸得怎樣了？

蘇：報告團長：團本部已全部炸毀，傷了兩名炊事兵。岳王廟的大殿炸坍，把廟祝壓死了。

胡：雙橋南邊，離鎮約莫三里地遠，也扔了好幾顆炸彈。都落在田畝上，沒有炸傷人。祇是鎮頭上，被機關槍掃射，死了十多個。

六：（也湊上去，指着大樹）那兒也中了一顆彈。祇炸斷樹枝一根，並無死傷。

（鄭團長氣得臉孔發青，半晌不響一聲。六師爺嚇得向別人背後躲閃。）

鄭：炸得好！炸得好！我們總有一天會替死難的同胞報仇雪恨！（急急掏出鉛筆和筆記本寫着，用力過猛，鉛頭折斷，他看了看，忿忿的將鉛筆扔到河裏去了。回頭望見張得勝口袋上插了一管作爲裝飾品的自動鉛筆）過來，張得勝！（張得勝走過來，他取下那管筆又寫，沒有鉛，看了看，又忿忿的往河下一扔。）

（張得勝心痛的望着那管筆沒入河水裏。）

(六師連嚇得偷偷溜走，一溜過橋頭就開腳跑跑了去。)

(徐營長急急從橋上走過來，手裏拿着一通報告書。)

徐：(走至鄭團，行一軍禮)報告團長：我已經全部完成。給我的任務了。

鄭：啊！啊！唔，是怎樣的？

徐：(唸着報告書)我軍於拂曉前，攻入昇山鎮，敵人不支，紛紛跳進裝甲汽車逃遁。事後

查，斃敵二十餘人，均被我軍大刀，手榴彈所格斃。敵人遺棄輜重甚多，業已封存

我軍總計：陣亡二名，重傷一名，輕傷三名——完結。(敬一軍禮。)

鄭：(回禮)陣亡的要好好兒安葬，受傷的也得給他們一點撫卹。

徐：是。

鄭：昇山克復後，你進行過蒐索沒有？

徐：全鎮都蒐索過了，已無一個敵踪。

鄭：唔唔。現在是誰在那兒主持防務？

徐：宋排長。

鄭：宋排長怎麼了？他沒有繼續守軍營嗎？還是你趕快再回到昇山去吧！這次，徐營長，

雖然算是你的首功，得了一次小勝，可是我估計就在最近，敵人一定會大大動隊一下反攻的。這兒離昇山太遠，防綫過長，我決計集中兵力到昇山去。我們要同昇山共存亡！不過，第一，我們得先把從昇山到湖州，震澤的那兩條公路破壞了。同時，從昇山到湖州，南灣，雙林的那幾條水道，我們也得先派兵扼守着。再其次，在昇山鎮的外圍，我們還得趕快掘起壘壕來！啊，徐營長，昨晚我們決定的那個壯丁隊的編制表呢？

蘇：團長！在我這兒。（從口袋裏掏出那個編制表）昨晚我決定是先組織兩個小隊。第一小隊的小隊長是王爾其同志，第二小隊的小隊長是六師爺馬兆麟。（將編制表遞與鄭團長。）

胡：團長！我代表我們難民收容所二十五個小伙子，來向蔣請求一件事：我們在收容所裏實在也待不下去了，現刻又到了這樣緊急的時候，我們情願投在蔣手下當一個敢死隊！

鄭：啊！啊！那很好！那很好！（想了一想，蹙起眉頭）不過，你們都沒有受過新兵訓練，是不能打仗的，我看，還是把你們編為義勇壯丁隊，就作為我們的第三小隊。啊，你叫什麼名字？

胡：胡林。

鄭：（拍拍他的肩）你很好，胡同志！我就任命你做第三小隊的小隊長。（走向王爾其，拉

任他的手）王同志！你是受過中等教育的，應該替國家多出點力。現在我們的黨勇壯了，隊已經有三個小隊了，可以成立為一個中隊。我就派你來擔任這個中隊長，兼任第一小隊的小隊長，希望你多多努力！（將編制表遞與他。）

王：（受寵若驚，但又感到有點爲難）不過，鄭團長！要是都像六師爺那樣不熱心，老早就溜走了怎麼辦？

鄭：（望了望，果不見六師爺了，）你得趕快去找着他。就說是我的命令；如果再玩忽職務，就以軍法從事！不過要緊的，（指着胡林）你們三個人得商量一下，趕快把名冊送上來。如果需要我派兵幫助，儘管告訴我。限你們今天一切都得辦好，到晚上天一黑就得出發去工作。希望你們注意，切勿干犯軍紀！（說後，昂然從橋上走了去。）

（徐營長，蘇軍醫，張得勝都跟在他後面走去。）

王：吓！（吐吐舌頭）好厲害！好厲害！（忽又不滿意起來）哼，嘴上說的倒響亮，這樣難的公事誰辦得了啊？

胡：軍事這樣緊急，也是說不來了！王中隊長，我看我們還是各盡各的力量趕快幹起來吧！

（阿七早在門縫裏偷聽，見鄭團長去後，即刻畏畏縮縮的走了來。）

七：噁？這是怎麼說，真的要抽壯丁了嗎？

胡：阿七！這不是什麼『抽壯丁』。我告訴你：這是我們自動組織的壯丁隊，不過去幫我們軍隊做點兒活，好讓他們把日本鬼子揮走！你懂嗎？

七：那嗎，我是不是也要……

王：你已經編進六師爺的第二小隊裏了。

七：不！不！你把我編在那申公豹手下，我情願死！

王：你真是有點神經病！賒你點酒，窮凶極惡；現在隊還沒有編好，又有意跑來破壞：難道

王：你真是個漢奸不成？

（阿七嫂立在門縫竊聽。）

七：（固執的）我不管，你把我編在中公豹手下，我情願死！

王：（生了氣，一把欄腰抓住他的假羊毛圍巾）你不願意，跟我到鄭團長那兒說去！（用力拉

他走。）

七：（乘勢坐在地下，哭喪着臉）要我去見鄭團長，我情願死！我情願死！（拚命打着王爾基

的手。）

第四幕

時間：

相隔第三幕約五六日。

地點：

湖州東北鄉南潯鎮屬之羅家莊。

登場人物：

羅三爺 老李 張鎮長 張太太 阿喬 劉班長 鄭團長 宋夢雲 張得勝

何先生 胡林

佈景：

羅三爺莊內一間古色古香的舊式客廳。有彫花椅子，桌燈，琴檯各項物事。壁間掛着古字古畫。客廳內左側一門通飯廳。客廳完全向外敞開，並無門隔；客廳外面係一條通路，右去通內室，向左可通書房及莊外。

開幕前，先來一陣激烈的槍炮聲，表示這一幕，是經過了一場大戰後發生的事情。之後，再停三五分鐘即開燈啓幕。

幕啓時，羅三爺抱住水煙筒「呵略略，呵略略」在吸水煙。老李慌忙從外面跑進來。

李：（走至羅前，忍不住笑）三爺！……（笑得來說不下去了。）

羅：（正色的）你這是幹什麼？

李：（竭力忍住了笑）三爺！三奶奶的叔叔，媳婦來了。（仍偷偷的笑着。）

羅：（驚喜）啊！他們來了？（立起來）老李！這有什麼可笑的？還不趕快去請他們進來！

（羅三爺闖下水煙筒，正欲出門去迎接時，張太太的吵鬧之聲却先闖進來了。）

太：（還在外面）都是你這老發昏，鬧着要逃難，逃難！現在，逃的可好？把一船的傢具，箱

子，丟個精光不說，兩個人，還弄成這個樣兒，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教怎麼好去見

人，怎麼好去見人啊？

（話聲未完，張太太和張鎮長，拉拉扯扯，跌跌撞撞，狼狽不堪的走進來。張太太身

邊臉上全是泥土，張鎮長脚上只剩了兩隻光襪子，臉龐上也有一團泥污。）

羅：（聞聲即迎上去，望着他倆大驚）吓！兩位老人家怎的弄成這個樣兒？

太：都是這老發昏不好啊！我原說一直就坐船來你莊上，他偏要叫船夫撐到雙林去，活活把一船的傢私去過精光！嗚嗚……（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起來）嗚呀，我的傢具啊！唉呀，我的箱子啊！弄得我穿的，用的，都沒有了啊……

羅：（也忍不住笑，勸慰的）不要傷心！不要傷心！東西丟了，以後再置過就得了。還是請老人家到後堂去換換衣服，休息休息去罷！（推着她走入內室，回身向張）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叔丈？

張：（急得喘不過氣來）一號晚上，聽說東洋兵要打雙橋，我們就討了一隻船，連夜逃往雙林去。在那兒宿了三夜，知道那兒有東洋兵，而且又很不講理，只好又再討船逃昇山，預備到你這兒來躲一躲。誰知船過昇山時，正遇東洋兵向那兒反攻，砲彈槍子兒到處飛，船快嚇得不敢再撐了，把一船的傢具，箱子都搬上了岸。心想，沒辦法，祇有另討船隻了。誰知船還不會討得，幾顆砲彈正落在我們前面不遠炸開了，泥土碎片只見飛，誰還顧得到東西不東西呢？第一件，是逃命要緊啊？我們一路走來，她就一直不停的和我吵鬧。唉，這能怪得着我嗎？

羅：（笑着，勸慰的）當然不能怪你，這都是日本鬼子的罪惡。你老人家也不用生氣，還是先

到我書房裏去換洗乾淨了再說吧！（回頭向男僕）老李！快叫丫頭打水，告訴三奶奶把我的衣帽鞋襪找一套出來！

（羅三爺送着張鎮長出去後，隨即笑着轉來，再去拿起水煙筒。）

（阿喬匆匆從外入。）

喬：（向羅打千）三爺，你好。

羅：哈，阿喬，你是不是給我帶了什麼好消息來了？

喬：（笑了笑）三爺！我給您引來了幾個了不起的客人！

羅：哈哈，是怎樣「了不起」的客人？你說說，你說說！

喬：一個中央軍的鄭團長同他的部下。他們在昇山打鬼子，吃了一場敗仗，退下來，無處投

奔，坐了我阿喬的烏蓬船，特別趕到莊上來了。

羅：啊！中央軍的團長麼？那很好，那很好，我非常歡迎！（忙擱下水煙筒）他們現刻還在你

船上麼？一共多少人？

喬：還在船上。原來一共是四個人，半途上，一個黑漢子，他們叫他什麼「茯苓」的，被派

到雙橋打探消息去了。現在還剩一個團長，一個排長，和一個吊眼疤副兵。那個排長還

生着癩啦。

羅：（高興的拍着阿喬的肩）阿喬！好！你給我引了貴客來，回頭在我莊上喝碗酒再走。現在你且回船上去，就說我三爺即刻就到船埠去歡迎！（阿喬下。）老李！老李！（老李急急從外入）你趕快去收拾一間外客房，一會兒有一個生病的客人來住。（老李應着急去）慢點兒，你還是先去告訴三奶奶，叫她趕快殺兩隻雞，預備一桌酒席。

（老李應着，跑入內室。）

（羅三爺戴瓜皮小帽，拍拍大衣上的塵土，正打算步出門時，一個自衛團的劉班長引導着鄭團長進來，張得勝挾扶着宋排長跟在後邊。）

劉：（指羅）這位就是羅鄉長。

鄭：（敬一軍禮）羅鄉長！久仰！久仰！

羅：（連連鞠躬）不敢！不敢！（指着客廳，笑着）鄭團長！請到裏面坐！

（鄭團長走入客廳。）

（老李從內室出來。）

羅：老李！（拉着宋夢雲）你領這位排長到外客房去休息休息。回頭，再到書房去瞧瞧，如

老太爺已經換洗好了，就請他到客廳來坐坐。

（老李應着，領着宋，張兩人出。）

（劉班長也欲跟出。）

羅：（叫住他）劉班長！從今天起，全村立刻戒嚴，不論是做生意買賣的，或者，就是我的親眷，都一概不准進村中一步；如有人去南潯，雙林趕市，就說我三爺吩咐，早去早回，莫貪酒杯，如果有誰走漏風聲，叫他休想活命！

（劉班長應着出。）

（羅三爺急急走回客廳，招待鄭團長。）

羅：（端着茶點至鄭前，笑着）鄭團長！請隨使用點！請隨使用點！（坐下）今天我實在高興，生爲中國人，能跟中國抗戰軍官相聚一堂，把手言歡，真是三生大幸！這兒，自國軍西撤後，可受够了敵人的烏氣！……

鄭：羅團長如此客氣，實在叫我慚愧無地！我此次的計劃，原是預備固守昇山，聯絡太湖友軍，合力向湖州大舉反攻；誰知和友軍的聯繫尙未完成，竟被十倍于我的敵軍又將昇山攻陷，如今部下星散，生死莫卜，僅存這麼兩三個人，流亡到了貴莊，唉，實在是一個

「中國軍人的奇恥大辱！」

羅：（笑着，勉勵的）「勝敗兵家之常」，鄭團長！這是用不着難過的。現在雖是一時失利，只要慢慢再把勢力培植起來，反攻的機會多着啦！前幾天看見上海出版的「文匯報」，據說，山西戰事，已有轉機。中央軍，有二十多個精銳師渡過黃河了。「文匯報」上預測：山西在二三月間，即將開始全線大反攻。我想，這一次大反攻，敵人一定是沒法應付的。（說後又感歎的敬着茶點。）

鄭：（客套一回後）請問羅鄉長，目前此地的情形怎樣？

羅：（抓抓額角，嘆息一聲）常言道：「甯為太平狗，莫做亂世人。」這話一點也不錯。受盡敵軍的凌辱，吃盡漢奸，土匪，流氓的苦頭，還有什麼話可說？現在只希望國軍早日反攻，鬧個出頭日子。

鄭：貴鄉的自衛團怎樣？好像辦的很不錯嗎？

羅：什麼「不錯」啊！一共才三四十個團丁，僅從散兵手裏買了十七條破爛步槍，沒有槍的就使大刀，軍事常識連皮毛都不懂，以後還求鄭團長多多點撥點撥，通過窺兒！

鄭：當然，當然，這是軍人本份，那消說得。

(何老先生從外面進來。)

何：(一進來就)三爺在家嗎？三爺在家嗎？

羅：(走出客廳)啊！何老先生，請到裏面坐！請到裏面坐！

(何老先生走進客廳，見鄭團長立起來，不住的上下打量着他。)

羅：(給他們介紹)這是本村的塾師何老先生。這位是中央軍的鄭團長。

(正當羅三爺在介紹時，張鎮長已換好衣服出來，剛至客廳傍，恰聽到在介紹鄭團長

，不覺一驚。偷偷伸頭到客廳去望了一下，望見果然是他，嚇得臉變土色，連忙轉

身就逃。)

(鄭，何兩人客套一番。)

羅：啊，何老先生！不是聽說，上海灘探偵令愛去了嗎？

何：是的，是的。呃，我剛轉來還不一會兒。

(老李從飯廳端茶進來。)

羅：(低聲問)老李！叫你請的老大爺呢？

李：他已經不在書房裏了。

羅：到那兒去了？

李：不知道。

羅：趕快再找去，趕快再找去，務必請他到這兒來坐坐。

李：是。我就找他去。（仍由客廳下。）

羅：何老先生！南潯有什麼消息嗎？

何：現在南潯鎮上駐紮的敵軍，番號是波田部隊，人數不滿一百。據說嘉興駐紮的也不多，大部份已調往津浦線作戰，據敵華中派遣軍總司令聲稱，要在一月之內攻下徐州，打通津浦南北路。

鄭：（心裏一急）老先生！您知道我們在徐州是怎麼個情形嗎？

何：現在是赫赫有名的李宗仁將軍，率領四十萬大軍，鎮守徐州。手下還有李品仙，湯恩伯，孫連仲，孫農等數十員虎將，真所謂名將如雲，精兵如雨，看來難免有一番大戰！

羅：不知道上海最近怎樣了？

何：南潯到上海，火輪已不通，沿運河兩岸，都有游擊隊，日本汽划子和汽車，不是打得肚子翻天，就是一把火燒個乾淨，敵軍也時常在叫苦連天。……

（羅三爺正拿起水煙筒要抽，從飯廳裏傳來羅三奶奶的哭泣聲和太太的吵鬧之聲。）

太：（在飯廳內）丟了我一船傢私還不算，怎麼又把你叔叔也丟個不見了呢？（也在哭泣。）

羅：（忙抱住水煙筒走入飯廳）什麼事情？什麼事情？

太：（在內）老頭子丟掉了啊！老頭子丟掉了啊！

羅：（在內）叔叔又不是三歲小孩，怎麼丟得掉？我已經叫人去找他去了，老人家還是請到

後堂去坐坐吧！（盛着眉頭走出來。）

鄭：（走過去）羅鄉長！聽這聲音好熟，究竟是誰啊？

羅：（笑着）這是敢親張達誠張鎮長的太太，因為逃難丟了很多東西，氣得來神經有點兒失常

了。

鄭：啊！是不是就是雙橋鎮的張鎮長麼？

羅：唔。就是他。

鄭：張鎮長既然也在這兒，怎不請出來談談？

羅：他現刻不在家，大約在附近什麼地方玩，我已經叫人請去了。

何：（立起來）三爺！我告訴您一件事。（拉羅至客廳向外一點，輕聲的）鎮上維持會對三爺

很注意，那個瘟醫生現在做了維持會長，神氣活現。上次向三爺敲詐不遂，懷恨在心，常在官撫班長前說三爺的壞話。我說，三爺！遲早總得送他一份人情，也好求個太平啊！

羅：（呵呵冷笑）我羅三爺就偏不賣賬，看那瘟醫生敢把我怎樣！（坐回原位，呵呵略，呵呵略，吸他的水煙。）

（老李同着張鎮長進來，張鎮長畏畏縮縮仍懷着懼心。）

鄭：（見他進來，忙迎上去）張鎮長！哈，我們倒碰得巧，還能在這兒相見。

張：（擰住一把冷汗，見沒事，這才高興起來）實在難得！實在難得！

（劉班長匆匆入。）

劉：（走至羅前）報告三爺：莊外有個胡林，自稱是鄒團長部下，可不可以放他進來？

羅：（急至羅前）啊啊，羅鄉長！他是我派到雙橋去打聽消息的。

羅：快去請他進來！

劉：是。（急急奔出。）

羅：鄒團長！這個胡林，是不是就是從前在雙橋羅民收容所內那個木匠？

鄭：就是他。這個人真有本事，我們從昇山敗退下來的時候，幸虧他乘夜用門板造成艀船，才渡過了敵人封鎖線的！

（劉班長領着胡林入。）

（宋夢雲，張得勝隨後也走來，祇立在客廳外。）

鄭：（立起來）胡林！雙橋鎮的情形怎樣了？

胡：敵軍一月三日佔領雙橋，第二天就退回湖州了。祇燒了十幾間房子，損失倒也不大。敵軍撤退後，從新市鎮開來了浙西游擊第三大隊，大隊長趙章甫，聽說以前在嘉興一個什麼鎮上幹過幾個月公安局長，撈了二三萬元，其餘的歷史，不大知道。大約有四五百人，三百幾十條槍，三挺馬克沁輕機關槍。

鄭：唔唔，唔唔。你在雙橋碰到過本團的官佐嗎？

胡：祇碰見蘇軍醫。他被敵人捉去，解到湖州，因敵人缺少醫藥人員，就強迫他在湖州縣立醫院裏服務。他找到一個逃走的机会，就乘夜溜回雙橋了。他請求團長，派一個得力人員到雙橋去辦理收容散兵的事。

鄭：唔。好！（拍拍他的肩）胡林！你很能幹，這次我得給你記一個功！現在你可以下去，到

張得勝那兒休息去。

（胡林退出客廳，宋夢雲迎上來。）

宋：胡林！我託你買的口琴，買回來了嗎？

胡：沒有，宋排長！雙橋沒有賣口琴的。

宋：那麼，書呢？像『宇宙風』，『花間詞』，『蘇曼殊文集』這一類的書，大概雙橋總還買得出
一兩本來罷？

胡：沒有，沒有，什麼都沒有。雙橋許多店舖，此刻都還沒有開門做生意啦！

（宋夢雲感到非常失望。）

（張太太急急從內室跑出。）

太：（走至胡前）呢，胡林！你在雙橋看見六師爺沒有？

胡：（不在意的）怎麼沒有看見？六師爺現在可闊綽極啦！玄色老布舊皮袍子外面，又罩上
一件很漂亮的大綢衫。……

太：（心裏一急）吓！這老水牛，一定穿的是我家裏的東西！

胡：他現在和燒餅店的小寡婦，正打得火熱，銅器，錫器，到處做人情，脚桶，水桶，隨便

去送人。

太：（哇的一聲驚叫起來）這匹老水牛，真真壞得喪良心！千託萬託託了他，却把我們一些家私敲得乾乾淨淨！（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起來。）

張：（急忙走來勸慰）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東洋鬼子既然已經退走，我們明兒就討隻船回去。

太：（推開他）你這老發昏，不要你管！（仍舊咽嗚着。）

羅：（也走來相勸）老人家還是請到後堂去休息休息吧，回頭我就差人去討船，明兒一打早就讓兩動身，好嗎？（推着她走入內室，自己再回轉來。）

（張鎮長也陪她一同進去。）

（胡，宋，張三人欲出。）

鄭：（在那兒悶想了好半天，忽然望見，叫住他們）宋排長！再等一等，我還有話和你說。

（宋，張，胡三人都留下來。）

（何老先生告辭，並和鄭團長打招呼。）

（羅三爺一直送他出莊外。）

鄭：（望望宋的臉色，就愛的）宋排長！你的病，可好一點沒有？

宋：已好七八分了。

鄭：（安心的）唔，那就很好。胡林剛才的報告，你也聽見了？現在趙章甫駐在雙橋，我們的散兵，難免要被他們纏去了。蘇軍醫本是外行，只有你去走一遭，也許還有點兒辦法。

宋：（遲疑了一會）是。

鄭：（用手搭在他肩上）那就事不宜遲，最好今天就連夜趕去。回頭我託羅鄉長討一隻船。你現在去準備一下，準備好了再來。

宋：是。（轉身緩緩向外走去。）

（鄭團長望見他精神甚差，心中不忍。）

鄭：（忙又叫住）等一等，等一等！（走過去）胡林！望你也再辛苦一趟，宋排長的病體尚未痊癒，你就陪同他一塊兒去，路上也多個照應。

胡：團長！這不算什麼，我就再陪宋排長去走一遭。

（宋，胡，張三人同下。）

（羅三爺送了何老先生轉回客廳。）

鄭：羅鄉長！我打算派宋排長即刻到雙橋去，辦理收容散兵的事情。不知道此刻討船容不容
易？

羅：（拿起水煙筒來）討船倒沒有問題。不過那位排長不是病了嗎？

鄭：病是好得差不多了，他自己也說可以去。同時，我又派胡林陪着他，路上也有照應的。

羅：那好。（叫）老李！老李！（老李走來）你去告訴劉班長，叫他馬上討隻船到雙橋鎮去！

（老李應着下。）

（宋排長走來。）

鄭：你就準備好了嗎？

宋：反正祇能這樣去，也沒有什麼可準備的。

羅：就要走，也得吃過飯再動身啊！

宋：多謝三爺，不必了。

羅：你穿着這一身軍裝怎麼好去？萬一在路上遇着敵軍豈不壞事？慢着，慢着，你且等我一

等！（轉身急急走入內室。）

鄭：關於經費方面，明天張鎮長就要回雙橋，回頭我還要切實同他談一談，請他在鎮公所設

法墊借。羅家莊離南潯只有三十里地，南潯就駐有敵軍，而且漢奸的活動又很厲害，這兒絕不是一個久安之地，我打算再過一兩天也回雙橋，望你先去辦理出一個頭緒來。

羅：（從內室拿出一身老百姓的棉襖袴和一件半新舊的藍呢長衫與宋）宋排長！你拿去把軍服換下來再走。換好了，就直接到船埠去，我們的團丁會招呼你上船的。

宋：（接過衣服，說不出的感激）羅三爺！我真不知要怎樣感謝您才好！（急忙掏出日記本來）羅三爺！請您在這上面題幾個字留個紀念吧！

羅：（接過筆記本，坐到桌子上，用毛筆端端正正的寫了四個字，呵呵笑着走至宋前）我就祝你（指着所寫的四字）『爲國珍重』吧！哈哈哈哈哈！

宋：（接過筆記本，又遞與鄭團長）團長！請您也題上幾個字吧！

（鄭凝思了一會，提筆一揮而就。）

羅：（看着他寫好，呵呵笑着去拿起來，唸）『可恨光陰如流水，又是殘冬風雪後；勸君努力須及時，等閒莫白少年頭。』（重唸一句）『等閒莫白少年頭』！好！好！很好！很好！（輕輕在鄭團長肩上拍了一下，伸出一個拇指）鄭團長！想不到您還是個文武雙全的人材，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哈哈哈哈哈！（一陣呵呵大笑。）

(幕急落)

——第四幕完——

幕
（幕急落）

宋
（幕急落）

幕
（幕急落）

宋
（幕急落）

幕
（幕急落）

幕
（幕急落）

第五幕

第一場

時間：

與第四幕相隔一兩天。

地點：

雙橋鎮太平橋頭。

登場人物：

蘇軍醫 王爾基 宋夢雲 胡林 阿七嫂 六師爺 阿七 張鏡長 張太太
小寡婦 阿金 阿福

其他——酒客數人，過往行人數人，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和一個抱乳孩的婦人。

佈景：

與第三幕同。祇是被敵軍佔領了兩晝夜以後的雙橋鎮，景物和從前已有些兩樣了。阿七酒店的紙招燈已破了一個窟窿，眼櫃的木板已破缺不全，門口擺的那張桌子也缺少了一條腿。王小寡婦的燒餅店已經歇業；那兩扇木窗門已不知去向，進出的那扇門的木板也被打破了一塊。祇有太平橋頭那塊石碑還無恙。石碑上并多了一張鄭團長收容散兵的佈告。幕啓時，阿七酒店裏寥寥的有幾個酒客在喝酒。眼櫃上坐着阿七嫂。蘇軍醫從橋上走來，恰與從酒店右側小道走來的王爾基相遇。

蘇：啊，爾基兄！（與他握手）你是什麼時候回雙橋的？

王：唉，真倒楣，我是昨晚才回來的。我躲在貓兒山一個親戚家裏，那兒房屋又窄，消息真不靈通，真是悶死人！天天到處打聽，一直到昨天，才知道敵人早已撤退。怎麼，你沒有和鄭團長一塊兒退走麼？

蘇：我給東洋兵俘虜去了。唉，險些兒沒有喪了命！

王：喔啊！還有這麼回事？告訴我，蘇軍醫，你是怎樣被俘虜了的？

蘇：說來話就長了。一月四號晚上，我們被敵人圍困在昇山鎮，衝殺了一夜才衝出重圍。那時天還沒有亮。隊伍是早衝散了，鄭團長也不知下落，祇我和徐營長還在一起。徐營長

腿上掛了彩，跑不動，是我扶着他慢慢走的。他怕敵人的追兵趕到，幾次要我丟掉他個自逃命，我却怎麼也忍不下心來。後來，天也亮了，敵人的追兵果然趕到，十幾枝上了刺刀的長槍，指着向我們逼了過來，我心裏直嚇的發抖，不知不覺把兩隻手舉起來了。正在這時，我聽到短劍噹的一聲響，急忙回過頭去一看，啊！徐營長，他，他正舉起短劍，猛力的向自己肚子上插，（心酸）自殺死了！……我說不出心裏的酸痛，沒有胆量敢再去望他一眼。淚水早模糊了我的視線，我也不知幾時被敵人網綁起來了……

王：古人說：『甯爲玉碎，勿作瓦全』。徐營長能這樣英勇犧牲，也可算是他死得其所了。這是軍人模範，應該值得誇耀的，蘇軍醫，你也用不着再去傷心了。我祇問你：你既是被敵人捉去，又是怎樣逃回雙橋的呢？

蘇：我被敵人捉去，送到一個特務隊押了一夜，恰巧遇到一個宣撫班長叫島田的，他以前在上海虹口開過皮鞋店，會說一口的中國話。因爲他們需要醫藥人員，由他出了主意，把我送到一個醫院裏去服務。後來我得到一個逃走的機會，就連夜逃回這兒來了。

（宋排長和胡林從街道盡頭走來。）

胡：（先望見）宋排長，那不是蘇軍醫！

宋：（走至蘇前）蘇軍醫！我們沒昨晚就找起你，到處都找不着，你究竟跑到那兒去了啊？

胡：蘇軍醫！現在宋排長來了，收容散兵的事兒，這下總好辦了吧。

（王爾其偷偷地溜走了。）

蘇：唉！現在又出了又兒了！……

（宋胡都驚問：「是怎麼一回事？」）

蘇：駐在這兒的那個游擊隊長趙章甫，對我們發生了誤會，不准我們在三橋收容散兵。要不是他手下那位徐祕書勸住，（指着石碑上佈告）我們貼出的這些佈告，早被他撕得一張也沒有啦！

宋：（盛緊眉頭）這倒糟糕！

胡：（怒）這傢伙簡直豈有此理！宋排長，我們應該同他打交涉去！

蘇：這傢伙最不通情理，我們如果直接去同他打交涉，恐怕也是白費力氣的。

宋：那麼，蘇軍醫！照你的意思，我們應該怎樣辦呢？

蘇：他那個徐祕書倒還好說話得多，我們不如先去找他談談，請他幫忙疏通一下。

宋：好吧。那麼，蘇軍醫！就請你隨我去走一遭，行嗎？

蘇：可以，可以。

胡：那就用不着我同去了。我在阿七酒店等你們好嗎？

宋：好的。你就在那兒等我們吧。

（宋夢雲和蘇軍醫向橋上走去。）

（胡林望着他們去後，走至阿七酒店。）

（阿七酒店的牆壁上新貼了兩張大字紙條。一張上寫着：「國難期間，諸親好友，概

不賒欠。」另一張寫着：「前賬未清，免開尊口！」）

胡：（揀個座位坐下）來四兩白乾，一碟五香豆！（阿七嫂從櫃上拿了酒菜去）阿七嫂！阿

七給東洋兵拉到湖州，還沒有放回來麼？

嫂：（歎了一口氣）放倒放回來了，可是吃了不少的苦頭，現在還躺在床上起不來啦！可恨

六師爺那老水牛，白吃了我五斤好黃酒，七八個茶葉蛋，嘴上倒說得滿甜：「都包在我

身上！都包在我身上！」其實有個屁用！阿七還是湖州的一個酒行老板保出來的。

胡：（笑了笑）誰教你要去相信那老水牛的話啊？

（阿七嫂歎着氣，拿起芭蕉扇，拍嗵拍嗵扇風爐。）

（河對面一聲鑼響，有引靈幡的唢喇聲，抬棺材者的喊叫聲和女人孩子的哭泣聲。酒客們都聚集在店門外觀看。）

胡：那是什麼人在出喪？

嫂：是東街口銅匠店的老頭子。

（一個酒客接下去——）

客：這老頭兒真可憐！他有個十三歲的小姑娘沒有逃走。在三號晚上，就被幾個東洋兵輪姦死了。老頭兒自己也挨了一頓揍，氣得發了瘋。就在這太平橋上投水死了。

（有的人在搖頭歎氣，有的人在痛罵鬼子兵，胡林更氣得咬牙切齒。）

（六師爺在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外，又新罩上一件女綢衫，膀下挾着一包女衣，手裏提把錫酒壺，搖搖擺擺從街道盡頭向酒店走來。）

（酒客們又各自歸回座位。）

六：（走至酒店）來一斤黃酒，四個茶葉蛋。酒要燙得熱！要燙得熱！（將錫壺衣包置棹上，在胡林傍邊坐下。）

七：（在房裏，惡狠狠的）不賒賬，不賒賬！瞧瞧壁上有紙條，打酒一官兒現錢！一定要現錢！

六：（立起來，念了念壁上紙條，冷笑）哼！現在的六師爺，還比得以前的六師爺？以前是兩手空空，一條光棍兒；現在，嘿，瞧瞧！（從懷裏掏出一疊新鈔票，一隻腳在燈上一擱，手指用口涎一抹，搜搜的數個不停。）

（阿七嫂伸出頸頸去望了望，不覺倒吃了一驚。忙着給他拿酒菜去。）

七：（聽見鈔票響，忙戴上糊猴帽出來，走至賬櫃，架上眼鏡，翻開賬簿，指着）六師爺！你這兒還欠十一塊二毛七分五。現在年關已近，可否討一討光，給小店做個本兒？

六：（把鈔票往懷裏一塞）那點兒小數目，到了年夜，再說。（泰然的坐下喝酒。）

七：（忿忿的合上賬簿，輕輕咕嚕着）這匹老水牛，有錢不還賬，簡直是賊骨頭脾氣！（坐下，拿起「封神榜」來看。）

六：（得意的喝着酒）阿七！你這爛眼睛，瞧你這模樣兒像個猴子，東洋兵倒會給你講交情，不把你弄死，又原封不動的放回來了，噯？（見他埋頭書上不理）噯！東洋兵沒有送你一點什麼東西麼？

七：（搶上來）東洋兵殺人放火，還會送東西？

六：(笑了笑)會送的，會送的。譬如：日本錢，紅頭繩，雞毛，電筒，反光鏡……

七：(心裏一嚇，忙從懷中摸出一塊布條來)祇有這麼一張「良民證」。

六：(過去看了一看，一把揪住他的衣領)我早就料定你要當漢奸！東洋人的良民，還不是中國人的漢奸？虧你活了這一把年紀，看看腦袋就快搬家了，還裝腔作勢看「封神榜」！

七：(拚命掙扎，白銅邊眼鏡跌落地上。掙脫了手，握住袖管，滿含惡意的拱手便拜，)六師爺！我碰見你這個「申公豹」實在嚇喪了胆！

嫂：(忙搶過「良民證」投進風爐裏去，對阿七)你這個笨蟲，只會發發鈍頭脾氣，東洋人的東西，怎麼可以藏在懷裏？好在六師爺是自己人，還不打緊。快過去給六師爺斟杯酒，賠個不是！

(六師爺已經回到棹上喝酒。)

七：(拾起白銅邊眼鏡，坐在賬檯上一動也不動)要我給「申公豹」斟酒，我情願死！

六：(把袖子一捲)阿七！說話小心點兒！我已經告訴了你，現在叫六師爺，可不是從前的六師爺了。你再叫「申公豹」，馬上叫你吃生活！

(阿七不敢再惹禍，趕忙緊緊的閉住嘴，個自看他的「封神榜」。)

（六師爺又喝了幾盃酒，喝後有點發熱，忙脫下鞋，剝去襪子，不住的捏着腳趾。似乎捏破了一個水泡，眯着眼嘶了一聲，讓着說『痛快！痛快！』捏後又再用手去剝茶葉蛋。傍邊一位酒客啾住他蹙眉頭，唾吐着。）

（又有三兩個酒客走進店來。）

六：（喝得有點醉意了，向酒客們，故作驚人的）喝！喝！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消息：雙橋鎮說不定就要實行焦土政策了！

（一個酒客問：）

客：怎麼個『焦土政策』？

六：『焦土政策』，就是見房子燒房子，要把所有的房屋都燒個精光！

酒店裏的空氣驟然緊張，大家都吃驚的竊竊私語着。

嫂：（忙擺下芭蕉扇，走過去，執心的）六師爺！是不是還有法子可以避免呢？

六：（捏着腳，不在意的）辦法當然有。天下事，無非全靠兩個『子』字，第一件是銀子，第二件是面子。出點兒銀子，講點兒面子，嘿，就會有法子啊！

（酒客們都爭着向六師爺獻殷勤，斟的斟酒，送的送豆腐乾，五香豆，甚至還有預先

替他付了酒錢的，都誠懇的請求他多幫忙。）

六：（眯着眼笑嘻嘻）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拍着胸脯）都包在我身上！都包在我身上！

胡：（實在忍不住），立起來）六師爺！你不能在這兒造謠生事！

六：（也立起來，黑狠狠的）不干你的事，用不要你來管！哼，別人怕你什麼「活閻羅」，

難道我六師爺還怕你不成？

胡：（怒，袖子一捲，向棹上膨的一拳）哼！（酒杯翻天，筷子落地。）

六：（也在棹子上搥了一拳，筷子只微微一震）在這雙橋鎮上，誰都知道我六師爺現在的地位，就是趙章甫趙大隊長，見了我都還客客氣氣，你這臭木匠敢把我怎樣？

（胡林一步竄過去，兜心一拳，把六師爺打翻在地，接着又一拳打下。）

六：（翻身就拜，哭喪着臉）閻羅大王！有話可講，何必動手動脚呢？（胡林抓住衣領一提，拳頭又擡下去；發了急）呃！呃！你，你難道不講一點兒面子嗎？

胡：我給你講面子！我給你講面子！（狠狠的又在他背上搥了兩拳。）

（酒客們把胡林拉開了。）

（胡林給了酒錢，氣呼呼的離開酒店，從橋上走過去。）

（其餘酒客也一哄而散。）

六：（爬起來，把袖子一捲，赤着腳，氣沖沖的向阿七走去）你說誰「打得好」？（當胸一把抓住，拳頭不住的揍過去）看誰打得好！看誰打得好！

七：（以手遮欄，哭喊）唉呀！救命呀！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嫂：（也哭着，并拍打着芭蕉扇）老水牛！老水牛！你怎麼「雷公打豆腐，揀嫩的地方吃」？阿七又沒有碰到你一根牛毛，你偏找他老實人出氣！

六：你再罵！你再罵！哼，也請你「吃生活」！（一壁坐着把襪子鞋子穿上，拿起錫壺和那包女衣，搖搖擺擺；預備向王小寡婦燒餅店走去。）

（當六師爺在穿鞋襪時，張鎮長夫婦正坐船回到雙橋鎮，還未走上岸來，就先聽到張太太的吵鬧聲。）

太：（在河下）都是你這老發昏的好主意！要叫人逃難，逃難，滿滿一船傢私丟個乾乾淨淨，現在空着兩手走回家來，這才叫你心滿意足啦，這才叫你心滿意足啦，唉！

張：（在河下，嘆一口氣）妳何必現在還來埋怨我？當初我不是要妳少帶點兒，少帶點兒麼？

太：（仍在河下）少帶點兒？那還不是一個樣。留在家裏，也會給六師爺那老水牛偷光的！我很擔心我的鞋桶，丟在家裏，不知道給那老水牛……（說着已走上岸來，正望見六師爺哼着小調，搖搖擺擺的在面前走過）老水牛！老水牛！（六師爺停步回身一看，嚇了一大跳。）誰叫你穿我家裏的大綢衫？給我剝下來！給我剝下來！（六師爺沒法，自動剝下大綢衫。）（又望見那把錫酒壺）吓！這酒壺是我三十年前的陪嫁物。你把它拿出來幹什麼？

六：（哭喪着臉）我，我打醬油。（恐懼的將錫壺擱置地上。）

六：（阿七急忙丟下書本，卸下眼鏡，和阿七嫂一同立在店外看。）

（幾個過路的人，也立住脚瞧熱鬧。）

（張鎮長氣得吹鬍子，撩着袖管要揍他。）

太：（又發現他脅下還有東西，躲躲閃閃的避着她的視線，忙走過去）你這包東西是什麼啊？（忿忿的一把扯過來，打開一看，哇的一聲哭起來）你，你這喪良心的老水牛！怎麼把我留下的陪嫁衣服也給偷出來了？（跑過去，伸手要打他。）

（六師爺拔脚就逃，張太太拐着小脚拚命追。六師爺沿着大樹繞了一轉，急忙溜入小寡孀的燒餅店去，碰的一聲把門關了。）

太：（追至燒餅店門口，推推門，推不開，拍手罵腳，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大罵起來）你這該斬該殺的老水牛！你這變雞變鴨的老水牛！你這絕子滅孫的老水牛！你這……

（王小寡婦擦了一臉白粉，穿了一身蘋果綠衣褲，一件黑緞背心，脚上着一雙紅緞繡花鞋，氣沖沖的開門出來。）

寡：（左手攔腰一擱，右手指指奪奪）我說，張太太！你罵人，可以回你自己家裏去罵，怎麼罵到人家店門口來了？人家過年過節，也要圖個吉利啊！

太：（不示弱的）你這不要臉的小寡婦，穿得紅紅綠綠，青天白日，關個漢子在家裏幹嗎？

寡：（氣得心胸炸裂）你，你這老潑婦！胆敢破壞我的名譽？我不撕碎你這張烈嘴不算人！我不撕碎你這張烈嘴不算人！（衝過去，扭着她打架。）

（傍邊看熱鬧的人們，都知道王小寡婦難惹，誰也不敢前去相勸。）

（老金提着一根竹棍，氣吁吁從街道盡頭趕來，沒命的往王小寡婦身上打。）

寡：（忙逃避），好的，好的，你們兩個打一個。好的，好的，你這老潑婦，我認得你，我認得你……（說着一溜煙逃進屋裏，碰的一聲把門關上。）

（老金從張鎮長手裏接過錫盞，衣包，綢長衫，和張鎮長兩人勸好勸歹，才把張太太

聽了回去。）

（看熱鬧的人們都很感興趣的笑談着。）

（燒餅店門忽又開了，王小寡婦揪住六師爺的耳朵從店裏拖出來。六師爺拊住耳朵叫喊着，身上，光頭上，全是塵網。）

寡：（用力一牽，六師爺竄了幾尺遠。又着腰指罵着）你這不中用的狗東西，誰叫你鑽到老娘床底下去躲住的？瞧着我給那兩個老不死的打死了，也不肯出來幫一手。滾你娘的蛋！（又要衝去揪他，他急忙逃開。）我不稀罕你這沒出息的東西，以後再到我的門上來，當心打斷你的狗腿！（返身進店，碰的又把門關了。）

六：（搖搖頭皮，嘆了一口氣）唉！面子丟光！面子丟光！（搖搖擺擺走至太平橋頭，坐在石碑前晒太陽。）

（看熱鬧的人們都偷偷地譏笑着，耳語着，各自散去。）

（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和一個抱乳孩的婦人，遠遠地，好奇的，還老在那兒呆望着他。）

六：（被望得有點不好意思，惡聲的）認不得我嗎？老望着我幹嗎？（立起來，捲着袖子威嚇着）再不走，哼，讓你「吃生活」！

（孩子和婦人嚇得飛跑而去。）

（六師爺仍復坐下晒太陽。）

（阿七原也在看熱鬧，望見六師爺被王小寡婦揪耳朵，搥臭罵，心裏非常快活。見王小寡婦進店去了，也走進酒店，戴好糊猴帽，紮緊假羊毛圍巾，挾着一本賬簿，預備通過太平橋到河對面收賬去，遠遠望見六師爺坐在那兒，嚇得返回身來，躊躇了一下，又向街道盡頭惴惴的走了去。）

（宋夢雲，蘇軍醫，胡林，從橋上走來。胡林走在前頭。）

（六師爺一見胡林，連忙爬起來，畏懼的急急向酒店右側小道溜走。）

（宋，蘇，胡，三個人談着話，緩緩的走過橋來。宋夢雲的眉頭緊鎖住。）

胡：這樣說來，那個徐祿書，不簡直是個滑頭了麼？

蘇：這也難怪他。他既是趙章甫的一個部下，當然祇好替趙章甫解釋解釋了。

宋：（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黃圃附一去，連一點兒消息都沒有；要是他在這兒，那就什麼困難都有辦法應付了。

胡：我說，宋排長！何必理他這個又兒？我們收容的是我們自己的散兵，干他鳥事！隨他怎

麼樣，我們幹我們的好了。

宋：是的。他也阻止不了我們。現在我們且去找找張鎮長，看他回來沒有。最重要的，還是先把經費弄過手來。

胡：好的，好的。我們同你一塊兒去。

（三人正欲向街道盡頭走去，阿喬氣喘吁吁的從河下跑上岸來。）

喬：（驚慌的）啊！宋排長！蘇軍醫！你們都，都在這兒，那可好極了！

宋：阿喬！有什麼事嗎？怎麼驚慌到這個樣兒？

喬：宋排長！事情，不好了！鄭團長給東洋兵捉去了！

（三個人同聲驚叫了一聲。）

胡：（一把抓住他）你怎麼知道的，阿喬？

喬：是我親眼瞧見的。

宋：在什麼地方？

喬：雙林。

宋：這就奇怪了！他只說，過一兩天回雙橋，怎麼又跑到雙林去了？

喬：那一定是走錯道兒了。從羅家莊出來的官道有兩條叉路，一條到雙橋，一條就是到雙林的。

（大家都說不出的難過着。）

蘇：阿喬！你是怎樣瞧見的？

喬：昨天下午，天也黑的時候，我送一個客人到了雙林，預備上岸去秤點兒麵。剛剛走到街頭，就聽人說東洋兵捉到游擊隊的消息。我正想探問個明白，遠遠地，就望見許多東洋兵，兇神惡剎的，抓住兩個穿便衣的人走來。走到切近，我才看清楚，正是鄭團長和他那個弔眼疤副兵！我心裏實扭極啦，麵也無心再秤了，忙着連夜趕回雙橋來給你們捎一個信。

（宋夢雲忍不住嚎哭起來。蘇軍醫垂下頭，掏出手巾去堵眼淚。胡林難過得直搥胸口。）

胡：宋排長！我得立刻趕到雙林去看個明白。

胡：好！胡林，我也同你一塊兒去。

蘇：宋排長！你不懂那兒的語言，怎麼能去？

宋：不。我不管一切，非去不可！

胡：你的確不能去，宋排長！你不懂那兒的話，絕不能再去冒險；要是……萬一團長有個三長兩短，還得你來繼續他的工作啊！（轉身拉住阿喬）阿喬！勞你的駕，立刻搖我到雙林去！

喬：好！咱們這就走吧。（隨着胡林急急向河下走去。）

（幕急落）

第二場

時 間：

一月十四日。

地 點：

雙林關帝廟內。

登場人物：

烏 靈 宣撫員 鄭團長 張得

其餘敵兵二三人。

佈 景：

關帝廟內一間古老的屋子，變成了敵宣撫班長烏田的臨時辦公室。舞台正面當中，在幾級石階上，有一道雙扇拉門，裏面白牆壁，係小室一間，擺了一張舊木橙。舞台右邊一門通廟內，左邊係外殿，陽光從外殿反射進來，高高地映出一個周倉的立影。在周倉的立影下，還有一個荷槍敵兵的影子幌來幌去。舞台右外角上，擺了一

張破舊的寫字檯和兩三把舊椅橙。寫字檯上放着筆墨紙張。

幕啓時，島田啣着紙烟，背着手，在室內走來走去了好一會，再走至寫字檯座位上坐下。一個宣撫員手裏拿着兩張紙頭，很高興的從外殿進來。

員：（走至島前，行着日本式的鞠躬禮，）報告班長：這兩個游擊隊，都把真實姓名招出來了，這兒就是記錄下來的他們的口供。（將紙頭恭敬的獻上。）

島：很好，很好。（將紙接過，咳聲嗽，一字一字的唸）鄭許國，中央軍上校團長……：

（驚，立起來）吓！他是中央軍的上校團長？哦，嘻嘻嘻嘻，很好！很好！我們也捉到一個中央軍的上校團長了，嘻嘻，嘻嘻，不容易！不容易！……啊！啊！唔——還有那一個年輕的呢？嘻嘻，他是不是也是……（翻看第二頁。）

員：他是鄭許國的上等勤務兵。

島：（欽了笑容）這，這，一個上等勤務兵！（嘴巴一扁，坐下去）哦！哦！（又立起來）嘻嘻，還是這個上校團長，中央軍的，要緊！要緊！嘻嘻，讓我們勸勸他，好好的勸勸他，叫他投降過來，不是很好，很好嗎？嘻嘻，嘻嘻。（突轉緊急狀）啊啊！趕快！趕快！（揮着手）去！去！先把他的綁鬆了，先把他的綁鬆了！請他到這兒來，談談。嘻

嘻嘻，嘻嘻。

員：是。（走去叫來一個敵兵，幫同拉開了那道拉門。）

（鄭團長穿着破碎的便服，左腿上受了槍傷，已用紗布裹住了。他被藤繩反綁着，背坐在一張木橙上。）

員：（進去替他鬆了綁縛）鄭團長！我們島田班長請你出去一下。

（鄭團長立起來，蹣跚的走出囚室。）

島：嘻嘻，（笑着立起來，迎上去）不知道尊駕是一位中央軍的上校團長，失敬！失敬！嘻嘻

嘻嘻。（湧着腰指着一張椅子）請坐！請坐！

（鄭團長昂然的坐在椅上。）

（官撫員忙坐到寫字檯傍，拿着筆準備記口供。）

島：（掏出煙盒，取一支煙遞給他）團長！請抽一支我們大日本國製造的香煙！嘻嘻，嘻嘻。

鄭：不會抽煙。

島：哦！哦！很好！很好！（自己抽着，含笑坐到他的近傍）團長這樣年輕有為，這個樣子噫

姓了，實在可惜！實在可惜！我們大日本國皇軍，是很愛惜人材的。團長！祇要你聰明點兒，想得開，嘻嘻，我們大日本國皇軍，是很願意重用你的！（立起來，輕輕在他肩

上拍着）團長！團長！嘻嘻，祇要你肯……

鄭：（憤怒的立起來）……，你還是少費點兒心思的好！我鄭許國是堂堂中華民國的一個軍人。國有國格，軍有軍規，不成功，即成仁。你索性爽爽快快地把我一刀斬了完事，用不着再囉囉嗦嗦向我說什麼廢話！

島：（把臉一沉）唔哼！——鄭許國！你是這樣不受抬舉？（香煙頭往地下一擲）哼！我知道，不給你點兒利害嘗嘗，你是不肯答應的。（氣虎虎的坐到寫字檯座位上去，向宣撫員）來！叫人給我拉出去上刑！

員：（立起來）是。（走出外殿。）

（外殿上起了一陣皮鞋的雜亂聲，笨重刑具的拉動聲，鐵鏈鏗鏘的墮地聲。）

（宣撫員帶了兩個徒手敵兵走進來。兩個敵兵滿臉殺氣的走去抓住鄭團長，從後頸一把撕破他的上衣，赤著半身，被兇狠的拖出外殿去。）

（鄭團長毫無懼容，祇冷笑着由他們去擺佈。）

(從外殿透進來的黑影上，望出鄭團長被綁在一根柱上，兩個敵兵各執皮鞭，不住的，狠狠的直往他身上抽着，但只聽得見皮鞭呼呼的怒吼，絕無一聲半聲鄭團長的呼喊或呻吟，他是咬緊牙關，甯死也不願向敵低頭的。)

(島田見鄭團長被抓出去時，以為總可以把他屈服下來，忍不住怪樣的笑著，表示著他的揚揚得意。)

員：(驚)班長！您聽，您聽！這樣重重的抽打他，這傢伙却死吭住氣兒連哼都不肯哼出一聲來！

島：(也驚奇的聽了聽，并偷偷走到門傍去窺望，搖着頭失望的轉回身來)唉！很不好！很不好！這傢伙，簡直是個鐵打的硬漢子！(向宣撫員)去！去！叫他們停止！叫他們停止！(宣撫員去招呼停刑。)唉！好話勸不轉，硬來又不怕，我們要想收撫他，一定是自費力。(向轉回身來的宣撫員)你說，這怎麼辦？是不是再把他解到嘉興去？

員：聽說，從此地到嘉興，水路要走百多里，而且沿河一帶，到處都有中國的游擊隊，要是再把他解到嘉興去，那就非請部隊長多派幾十名皇軍押送不可。

員：那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我們在雙林的皇軍，一共還不滿一百人，如果再派走一部份，中

國的游擊隊又要打來了。那不是很好！那不是很好！（想了想）唔，唔，我就決定這樣辦：回頭就去報告部隊長，請他明天正午十二點鐘，就在此地槍斃了省事。（向宣撫員）去，叫人把他帶進來！（急急坐到寫字檯座位上去。）

（宣撫員應着出去了一趟。兩個敵兵惡狠狠的將鄭團長拖了進來。他赤著的背膊上，胸腹上和臉龐上，到處都顯露着條條血浸的鞭痕。兩個敵兵將他往島田面前一推，他踉踉的竄了幾步，奮力振起精神立穩了腳，昂然不動的站在那兒。）

島：（驚視了他半晌，忙陪着笑臉立起來）團長！團長！（離開座位，蹣跚兩個大手指向他走去）英雄！英雄！真有點兒我們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嘻嘻，嘻嘻，敬佩得很！（彎彎腰表示敬意。）現在，不幸的是，兩國交兵，無法援救，還望團長原諒！明天是二月十五，正是貴國的元宵佳節，我在上午，特備幾樣酒餚，與團長餞別，務請賞光！團長如果還有什麼遺言，儘管告訴我，我一定替你設法轉達。

鄭：（仰天長歎一聲）想不到，「壯懷未酬」這就「身先死」了！（不禁滴下了兩顆英雄淚。）好！我總算盡到我一個軍人的責任了。生命有什麼可惜？祇要死得有價值！（轉向島田）現在，我祇有兩件事情要求你，不知你肯不肯答應？

島：啊！啊！兩件事情？好，說說，說說！是兩件什麼事情？

鄭：第一件，張得勝僅僅是我隨身的一個勤務，并非戰鬥兵。可否發還從我身上抄去的那二百塊錢給他，釋放他回到湖南原籍去耕種度日？

島：呃，呃，這個……可以，可以。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第二件呢？

鄭：第二件，我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現在國民政府遠在西南，我死後，可否將我的墳墓面向西南安葬？

島：啊！很好！很好！我一定照辦。

鄭：不過，我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我現在已是將死之人了，張得勝，曾經跟隨我四五

年，趁我還未死之前，是否可以准許我再同他見一次面？

島：呃呃，這個……啊啊，也可以，也可以。

鄭：那麼就請你馬上下個命令，傳他立刻就來見我，好嗎？

島：呃呃，很好，很好。（向宣撫員）你去叫他們把張得勝押到這兒來！

員：是。（走出外殿。）

島：團長！你可以就在這兒坐坐，我可要失陪了。（彎彎腰，向右門下。）

（鄭團長想起專業未成，老婆兒女即將拋下無人撫養，心裏不覺非常難過起來。）

（張得勝反綁着，被一個敵兵押了進來，剛進門口，被那敵兵惡狠狠的向屋內一推，他踉蹌的竄了好幾步才立定，回頭一看，那敵兵不見了。）

（鄭團長原背立在那兒悶想，聞聲，轉過頭去，呆望了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

（張得勝望見鄭團長左腿纏着綳帶，胸上臉上滿是血痕，心裏像被刀絞着似的。）

勝：啊！團長……（跪倒地上，嚎哭起來。）

鄭：（怒極）張得勝！你是一個中國的軍人，虧你流得出眼淚來！我如果身邊有槍，恨不得一槍格斃了你！

勝：……（竭力忍住了哭聲。）

鄭：（走過去，摸摸他反綁住的手，拉他起來，顫聲的）張得勝！他們已經答應放你出去了。

你出去之後，務必替我去找着黃團附。我有幾件事情要託咐他：第一件，我這一團兵，以後就由他帶領，那怕就祇剩下一個兵，也得要繼續抗戰下去……（張得勝立正靜聽）

第二件，宋排長體弱多病，他是我患難之交，望他看我面上，多多照顧他些。第三件，

……（心裏一陣難過，竭力忍住）他如果回到湖南，請他務必去看望一下我的夫人，勸她

不必悲傷，好好撫養萍兒長大，將來，能夠，成爲一個國家有用的人財，那我就，死也瞑目了！……（悲從中來，再也說不下去了。）

（張得勝兩眼全被淚水濛蔽，但祇不敢哭出聲來。）

（一個敵兵走進，兇惡的喝叱着，抓住張得勝就往外拖。）

鄭：（臉上掛着兩粒淚珠）張得勝——張得勝——你，你要替國家忠心做事……啊啊——張……

得……勝！（難過的轉過頭去。）

（張得勝一跨出門，就哇的一聲嚎哭起來。）

（兩個敵兵持槍入，立在鄭團長面前。）

（鄭團長回頭望了他一眼，忍住心中的難過，蹣跚着一步一步向囚室走去。）

（等他入了囚室後，兩個敵兵將兩扇拉門扯開，仍到外殿去了。）

（太陽似已西沉，反射進屋裏來的陽光，已漸漸隱去，從外殿反射進來的黑影，也全

不見了。屋子裏更顯得陰森森起來。）

（囚室裏忽然發出一聲巨響，牆壁被震得微微抖動。接着好像一個什麼沉重的東西吧

嘩的倒在地上。）

兩個敵兵和宣撫員急急從外殿跑進來。

（島田也從內室穿着和服木屐走出。兩個敵兵走去拉開那兩扇拉門。鄭團長已撞壁自殺，頭腦破碎，腦漿挤出，血流滿地。）

（粉壁上濕淋淋的用血寫了四個大字：「抗日到底」。）

（島田，宣撫員和兩個敵兵，都驚嚇的而面相覷了好一會兒。）

（島田甚為感動，不覺肅立，久久的彎下腰去，表示了他的敬意。）

（宣撫員和兩個敵兵，也跟着他立正，低頭，默哀起來。）

（幕徐徐落）

——全劇完——

二〇、四、一九四一，於重慶。

附重要人物服飾一覽

鄭許國 黃呢軍服。佩皮帶，短劍，手槍。脚登烏亮軍靴。上校領章。第五幕改着老百姓服裝。

黃傑 一二兩幕着棉軍服，背武裝帶。第三幕改着破爛棉襖褲，戴氈帽。

徐性堅 着棉軍裝，佩皮帶，手槍。

宋夢雲 第四幕着棉軍裝，背武裝帶。第五幕着舊嗶嘰長衫。

蘇光庭 着學生裝。

張得勝 着棉軍衣。在前三幕中插一支雪亮的活動鉛筆。第五幕改着老百姓服裝。

張達誠 西瓜皮小帽，長袍外罩一件黑緞馬褂。

張太太 老式旗袍，長棉背心，戴絨帽。

馬兆麟 着玄色老布舊羊皮袍子，光頭。第五幕在舊皮袍外另套一件大綢衫。

阿七 着滿是油漬的窄袖竹布長衫，腰繫假羊毛圍巾，戴獬豸帽，架一付白銅邊眼鏡。

阿七嫂 短服長褲，紫白圍裙，頂頭布。

羅 豐 前額頭髮已禿。戴瓜皮小帽，着素色粗布短襖褲，胸前一排密扣，袴管束着吊

腳帶，外罩黑羊皮羅宋呢大衣。

王爾基 着灰色斜紋布棉袍，圍一條白絨線短圍巾，戴玳瑁邊眼鏡。

胡 林 木匠服飾。

老 金 着補丁舊棉襖，束藍布腰帶。

小寒婦 一臉白粉。着蘋果綠衣褲，外罩黑緞背心。腳登紅緞繡花鞋。

島 田 初着便軍服，後改私服，木屐。

新 生 戲 劇 叢 書